

阿刺伯文學叢書

童 年 的 回 憶

埃及及太浩虛生著  
馬俊武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初版

◆(30821)

叢書 伯 童 年 的 回 憶 一 冊

The Days

定 價 國 幣 叁 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原 著 者 Taha Hossain Bey

譯 述 者 馬 俊 武

發 行 人 朱 經 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 地

## 序

太浩，虛生是當代阿拉伯文學界最負盛名的一個文藝批評家有人將他比作十九世紀中葉法國的聖伯甫。不錯，他有着如聖伯甫一樣偉大的心胸，如聖伯甫一樣堅強而意志他自信力很強，敢於作果斷的批評。他的超越的地方，還是他豐富的想像力。阿拉伯人原是沙漠中的產物沙漠中的景物是非常單調的。在廣漠無垠的自然中；白天是烈日如焚，颶風如劫夜則明月悠悠繁星燦爛。在這種有時殘暴，有時美麗的大自然之下生活，想像力沒有不豐富的所以歷代的阿拉伯文學中，充滿了那活的，熱的，如珠玉一般的散文，如朝露一般的詩歌。太浩·虛生生長於埃及鄉村，他的生活就是沙漠中的生活。他自幼失明，使他更能充分發展他的想像力，用他充沛的想像，為當代阿拉伯文學另開了一個新的境地。他對於阿拉伯新文學的影響，比聖伯甫對於法國文學的影響還來得深刻。他攻擊舊的，也不滿意新的；他的一生就是不斷地和「新」「與舊」搏鬥着。

他這本「童年自傳」雖然祇是敘述他的一個斷片的生活，卻充分表現了他的一生，同時就是二十世紀初年埃及生活的一個縮影。

太浩·虛生在西方是很負盛名的，中國雖有人介紹過他，但是他的作品還沒有人翻譯過。

俊武先生留埃十三年專門研究阿拉伯文學，曾譯過許多阿拉伯文學和政治的書，在國內出版，他對於阿拉伯文的漢譯工作是很有心得的，最近又翻譯這本書，他的毅力確實值得欽佩，近來溝通中埃及文化的呼聲很高，他翻譯這本書是很有意思的。

邱祖銘於駐土大使館

## 敘語

埃及太浩·虛生 (Dr. Taha Hossain bey) 的大名，在內文壇和思想界想必也很熟習的了。

真的他是一位不幸而盲目的人；誰要固執着學問祇限於肢體健全的人的說法，那末對這位北非的思想界怪傑就當另作別論的，他的境遇像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思想像胡適，文名像印度的太戈爾是大家所公認的了。

適當歐洲的新思潮向世界散播的時期，這位剛拿過博士文憑而由法蘭西歸國的名士，始從了他報國的心願，他先被聘為埃及大學文學院的教授，繼而擢升院長，於是他就號召一般果敢熱烈的青年呼嘯成羣，舊有的文化是過去了，新生的尙待滋潤發榮，他與守舊派經了一番奮勇的論戰，常被人說他是宗教的叛徒，民族的公敵，閉着眼睛摸索……畢竟是虛偽總蒙混不了真理的，於

是他就介紹歐洲許多文人哲士的思想到中東來，並唱着：「猥褻陳腐的出去，清新高尚的進來」的口號，於是這些靈敏的思緒，公然成爲一般莘莘學子，見面時的談話資料。許多衛教的所謂正宗派，難免不終日乾乾地感嘆「世風的不古」。

誠然太浩氏就是提倡以新思想改造舊社會的，這樣一來同情他的人固然很多，但是反對的人亦不少，在「老成凋零，新進幼稚」的情況下，許多願意和他共同向前探險的同志，都一個個地黯然傷懷，棄甲曳兵而走，僅祇留下這位盲將尙單鎗匹馬地站立最前線！以一貫的反抗精神，不屈不撓地和困苦奮鬥！直到現在他已經兒女成行了，他一生頗得力於他的法國夫人不少的幫助！而每年一度的歐洲旅行，也全靠她的照拂。

一九三八年秋太浩氏偕領夫人前往法國接受里昂大學所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該校校長赫里歐曾親歷授受學位典禮，法國男女名貴嘉賓熱烈參加，頗極一時之盛！

歸來以後，仍在埃及及大學服務，公餘之暇，專心探求新思想，最近出版的書有埃及文化的將來，他崇拜歐洲的文明最甚，所以他攻擊本國的舊文化亦最力。

他的出生和長成都大大地影響了社會，史家已有相當的定評，無待贅述！然而這次譯者譯他的自敘傳（童年的回憶）的動機，因自幼即愛讀名人傳記，關於生死存亡的經歷以及家庭的變化和社會的改良，往往使個性無形受書中人物的影響而不知；這次閱讀太浩·虛生的這本童年的回憶，更有一種感興，同時近年來也有人注意中埃文化的溝通，中國是一個古文明國（所謂黃帝的子孫），埃及也是一個古文明國（所謂聖賢的後裔），故其民族性都各有相同的地方，然而一個民族的興衰，與一般思想家和政治家，大有關係！一個人想研究埃及而不注意柴魯爾（埃及革命領袖）和太浩·虛生那他真是椽木求魚，捨本逐末。

本書的原名叫「日子」就是包括一個人的經歷多與時間有關係，但求明白起見，纔直譯做童年的回憶，作者把他的身世與社會打成一片，用小說體材寫出，是一種典型人物的供狀！要是能把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故鄉，鴨的喜劇一相對照，就可以知道牠趣味的濃厚了，作者的眼睛是怎樣失明了呢？在他的自敘傳裏曾說：『這一天雖是過新年，但是孩子卻疲倦不堪，他遭遇這種眼痛的急症，卻沒有人注意他，鄉村的婦人有一種淺薄的知識，認為誰個孩子喫了五穀不生毛病，祇須

一日一夜就全愈……所以孩子的眼病雖然重，卻沒有人想法治理他。『因為風俗習慣的惡劣，所以孩子的眼睛就遭殃而失明。他最初患眼病時曾經被馬虎了四五日沒有醫治，後來纔去請了一個薙頭匠來診治，於是他那一雙有用的眼睛，就這樣給斷送了。』他碰到這樣的環境，難免不遭受這樣的厄運，那是必然的趨勢，他所攻擊的對向是舊時的教育制度，以及鄉間塾師的誤人子弟，和着異端邪說的盛行，把新舊的思想成了一個割時代的轉變，舉一反三，使人讀了非常興奮，過去我國兒童要背四書五經的，從前埃及兒童也是要背誦古書的，性質雖然不同，但是境况卻很相像。

直到現時，埃及的教育制度，已大加改革了，物質的建設，交通的工具，生活的方式，衛生的設備也日新月異，迅速敏捷，安全富裕了；但是他們的血液，少不了尚有祖先的遺傳。埃及許多好勝的知識青年，多擔心人們把太浩·虛生的作品譯成外國文，以致侮辱祖國的光榮，然而在現代，歐洲的文明，已無遠弗屆地征服了各個民族的時候，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於是保存國粹（所謂去其糟粕，存其精英）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所謂擇其善者而從之，擇其劣者而改之）抑或全盤西化，充分現代化，諸如此類的，甚至有贊成以宗教治世的主張，所謂「文以載道」，



把西洋人的風俗習慣，統統都拋棄不用。

\* \* \*

人類是善忘的，太浩·虛生長期底緘默，難免不引起一般讀者的遺忘。但是他許多文藝的作品，既富於思想而又富於熱情，像：夏天，童年，文藝家，穆聖外傳，雜文選集，希臘思想家小傳，艾浦爾拉的哲學，遠與近，日子第二集，安蒂公的故事，愚昧時代的文學，評紹凱與哈斐仔兩詩人的詩歌，等書的出版，在愛好文哲的社會中，無處不聽到太浩·虛生學術思想的音波，許多讀者都熟讀不放手的。誠然！太浩·虛生文理的通達，在於他能集合新舊的特點，他是愛資哈大學出身的，他不但能背誦古蘭經，且能背誦許多古文，繼留學巴黎，專攻文哲，以所著好萊頓的哲學一書，考取了博士學位，阿拉伯哲學，較有系統者，當推是書，因曾膾炙人口，轟動一時，這書對於思想的貢獻，感人的深刻，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們閱讀太浩氏的作品，深知他已表現出整個個性，由各種情緒的流露，就了然他內心所受的刺激，往往借作品來發洩，表露無限的深情，因此他在某一時期的作品，都足以代表當時的時代

精神。

近來他也常常重視應酬，感覺一種思想和一種文化，須羅致東西各國人士，濟濟一堂，各抒己見，共謀發展，因於私邸裏常聚會有博學鴻儒，探討各種問題，且曾代畢業的高足尋找出路，更對有了出路的人計劃妥善的辦法，他的命運和天才造成了他特殊的環境，他的環境未始不能影響他的命運，是福是禍，世事滄桑，難以預料，然而哲人自有哲人的路子，成敗利鈍，早已置諸度外。

\* \* \*

某著名詩人曾作詩稱頌道：——

太浩對學術的探討，是不許愚昧混入的，

他的，誠實是沒有欺騙孱雜的，

他的慷慨，就像大旱時的密雲。

## 尾聲 (Envoi)

譯者翻譯這書的時候，承蒙埃及關心我國文化的諸位元老和顧少川大使，多予以鼓勵，這些熱情美誼，當永誌不忘。翻譯時好友子實先生（北大阿拉伯文教授）多予助力，特此致謝，這本書已經譯成了好幾年，遠東戰事爆發後，交通斷絕，印刷困難，祇好作罷，這次奉調回部供職，船過印度洋時，把譯稿取出，從新對照原文校閱一遍，修潤了許多缺點，「譯著較創作困難」幾乎成爲定評，尤其翻譯一種文學名著，一方面要顧及譯文的結構，使它成爲「引車買漿者流」的話語，同時還要不失原文的精神，自信工夫是下夠了，但是個人的知識很淺，難免不無謬誤的地方，祇有請求高明的人士指教了。

一九三六，十一，廿六於南京外交部。

# 童年的回憶

他對過去童年生活的回憶，祇能算是一種估計，不能指定事情發生時的準確性，他記得在幼小的時候，常常走到離家不遠的一個花園裏去遊玩，在這花園的四週，有一道竹籬笆，他對這竹籬的印象很深刻，竹籬比他的身材高，他不能由上面爬過去，也不容易由中間穿過，因為竹籬編織得很密。這竹籬由園邊的左面延長出去的距離很長，由右面延長出去的距離卻較短，祇到村外流行的小河邊就完了，他成年以後，常常到那裏去遊玩！

他記得從前有一個時候，好像是那天的早晨，或是下午，因為他感覺有一股冷風由臉上吹過，瞎了眼睛的孩子，不知道什麼是光明，什麼是黑暗！不知道太陽在什麼時候出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落下去。

他在幼小的時候。最恨家裏養着的那隻白兔子，它由窩裏出來，就像孩子由家裏出來一樣，但

是兔子能由竹籬的上面跳過去，也能由中間竄出，就自由地在花園裏吃青草，和那些肥嫩的白菜。

他記得，每天下午太陽落後，家裏的人忙着吃晚飯的時候，孩子就偷偷地走出門外，靠在籬笆上，靜靜地想，必須聽到那詩人的歌聲，他纔改變態度，那詩人坐在離他家不遠的地方，有一羣人圍着聽他甜蜜悅耳的歌唱，那是關於愛卜真德，海里凡，底雅白這幾個詩人的情歌。大家靜靜地聽着，有時如醉如狂，有時衝動情感，有時遇到好聽的地方，必迫請詩人再唱一遍，有的卻加以反對，甚至引起糾紛，詩人不得不暫時停止一會，往往由他們劇烈爭辯的時間的長短爲定，然後又再繼續歌唱，但所唱調子千篇一律，幾乎沒有什麼更改。孩子每天晚上都到籬笆那裏去站着，心裏就起了憂愁，他預料自己聽詩人唱歌的機會又要被打消了。果然不一會他就聽見他姊姊喊他回家的聲音，但他裝着沒有聽見不肯答應，於是他姊姊就怒氣沖沖地跑出門來，用手拖着他的衣襟，把他抱起來，好像抱着一捆小草似的，轉回家去，使他睡在地上，把頭放在母親的膝上，然後再撥開他有病的眼睛，用藥水醫治，雖然滴了不少眼藥，但是一點功效也沒有，祇是感覺很痛，但是他卻忍耐着，毫不叫苦，因爲他平素對於小弟妹們的哀求與涕哭是很討厭的。

過了一會，姊姊把他搬到小房間的一角，讓他睡在鋪好的床上，並用棉被把他蓋上後，就各自走了。這時孩子的心很難過，他恨不得想拉長耳朵，甚至於穿到牆外去，爲的要聽那詩人甜蜜悅耳的歌唱，在孩子糊亂地想了一陣也就睡熟了。在他發覺的時候，人們早已睡醒，但是在他四周睡着的兄弟姊妹們，還不斷地打鼾，於是他就驚懼地拉開被褥，並且他最討厭用被褥蒙着臉兒睡覺。他相信在夜晚睡覺時，若是面容和四肢沒有蓋好，那末，奇形怪狀的魔鬼就會跳來胡鬧的，那些魔鬼是住在家裏的各部份，充滿了空間，直到太陽出現，所有的人都起來工作，魔鬼纔完全潛匿到地底下去。倘若太陽落下以後，人都休息，熄了燈火，聲音都寂靜時，這羣魔鬼又由地下竄出，充滿了房間，盡量的放肆，嬉笑，細語，叫喊！

孩子每由夢裏醒來後，就聽見鷄叫，於是他就用心細分這些不同的聲音，無形就認清有的聲音是真的鷄叫，有些聲音卻是鬼摹仿鷄叫的，有的是有意摹仿，有的卻是無意的戲弄。孩子雖然被這些聲音包圍，但是毫無懼心，因爲離他睡的地方還遠，孩子最怕的是那些須用腦力想纔能認清楚的聲音，就是魔鬼在屋角裏用微弱的聲音對他談心的話語。有的是鍋裏的沸水聲，有的是搬動

一些笨重物件而沒有聲音的響動，有的是劈柴或折木的聲音。

孩子最怕的是如牆堵似地站在房門口，癡笑的人，他們顯出種種醜態，有的好像是跳神者念咒時的舞蹈。感覺他自己實在沒有一個堡壘，把各種醜態與惡聲隔離開來，於是用被褥從頭蓋到腳，不讓身體和外界的空氣透出一個小洞，他相信祇要使被褥露出一縫，那些魔鬼定要把手伸進來，摸他的身子和他作祟的。

爲了這樣，所以他在夜裏除了睡眠的有限時間外，幾乎完全過着恐怖的生活，然而睡後總須醒回。孩子常在清晨，或在五更時醒來，因就整夜懼怕鬼魔來侵害他，直到孩子在天亮聽見一般婦人用罐子到河裏去盛水轉來時的聲音，她們唱着：『上帝啊！上帝的夜間，醒來』的歌曲！他就恍然原來已經天亮了。這時魔鬼早已竄到地層底下的鬼家裏去了。這時孩子反而變成一個小鬼，自言自語，並大聲唱那些由歌唱家那裏學來的情歌，藉此攪擾他的兄弟姊妹們，使他們一個個地醒轉來，這件事做完了，孩子在那裏亂叫亂唱，喧嘩吵鬧，盡情騷動，直到父親起床喚女孩用銅壺汲水來給他洗臉，於是所有的騷擾聲和動作纔安靜停止了。孩子的等待着父親洗淨完畢，做了禱告與諷

誦經典……喝完咖啡出去做事，而由外面把門關起的時候，孩子們又全都由床上跳下來，在傢裏追逐，跳躍，叫喊！而與家畜喊叫的聲音與動作打成一片。

\* \* \*

(二) 孩子總相信世界的盡頭，祇到他村子右邊的運河口就完了，然這運河離他的家，卻祇有幾步罷了……

爲什麼不是這樣呢？因爲他從沒有見過這運河的寬度，他也沒有估計過運河的平面，原是很窄的，一個少壯力強的人就能由這岸跳到對岸去。他也沒有知道運河那邊的人類生活，以及動植物都與這邊的一樣，他也沒有估計過，如若一個人由河水裏通過，河水的深度祇不過到那人的胳膊。他也沒有估量過，運河內的水也常常會乾涸的，這時祇剩下一些小泥塘，好讓天真活潑的孩子們在河裏遊戲，兩腳踏着柔軟的泥漿，在捉河水乾涸以後被日光曬死的小魚。

這一切的一切，他都沒有估量得正確；他相信這運河是另一個世界，與他所生活的這個世界不同，那邊總有一切種類不同。形像奇異的動物，簡直數之不盡，例如有大而能夠吞人的鱷魚，也有



一般懂魔術的人，他們日夜都在海底裏生活，每當日出日落的時候，他們就浮出水面來，呼吸新鮮空氣，這時岸邊的小孩必受危險，甚至男女都會惹起災禍！又有些龐大的鯽魚，倘若小孩遇到它們，立刻就破吞食了的。但有些運氣好的孩子，往往由大魚的腹裏獲得國王的戒指，那一枚珍貴的戒指，無論誰祇要帶在指頭上擦了一下，轉瞬就有兩個威風的大神依照主人的命令跳了出來，聽候使用。據傳那一枚戒指是從梭羅門大聖人所戴的，能夠呼風喚雨，降服一切，本着自然的動力，使主人盡量享受，有求必應。孩子隨時都希望着，能夠潛進河裏去，或許那尾大魚會把他吞進去，於是，他就能在魚腹裏獲得那一枚戒指，他的企圖心頗甚……他想最低限度能得戒指內隱伏的兩個大神中的一個，能把他背到運河對岸去，可以看看那邊的一切古怪的事物？但他總是懸心着，恐怕自己還沒有達到那神魚的所在地以前，早就把性命斷送了。

因此孩子確實無法到距離遠的運河那裏去，正爲他由運河的右岸或左岸走去，都有危險，這是他害怕的主要原因，他由右岸去，那裏正住着歐代溫郁人，他們是埃及的民族，住在一所大廟裏，在大門口立着兩隻惡狗，不斷地狂吠，人們也常常談論這兩隻狗的故事，誰要是由狗的前面經

過，必須吃很大的苦頭。至於由運河左邊走去，那裏設有帳幕，是牧人塞爾德的住家，人們也常常談論他的好壞，說他是陰險，奸詐，貪污，性喜流血！他的妻子克爾比斯的鼻子上墜着一個金環。有時這婦人到孩子家裏來玩，喜歡在他的臉上親嘴，她的鼻圈常傷着孩子的臉，使他疼得發抖！由此看來，足見這些障礙都使他害怕，就是由右邊去有歐昏溫郁尼惡狗的傷害，由左邊去又要受到塞爾德與其妻子克爾比斯的禍患！環境雖然惡劣，但他在這狹小，簡短，有限的社會裏，從各方面每天卻有他所需要的遊戲。但他尙記得有些奇怪的孩子，他隨時總設法去體會他們的動靜，有一部份經歷還顯明地反映着，好像沒有經過什麼時間，至於另一部份的事物也好像在他們間沒有光陰的隔絕似的。

孩子尙記得從前園裏的籬笆，以及籬笆外邊的田園和運河，算是世界的終極，且有塞爾德與其妻子克爾比斯和歐代溫郁的惡狗。他雖然想法記記他們的結果怎樣，但一點蹤跡也沒有就這樣淡忘了。彷彿他有一夜睡覺，及至醒來，那些籬笆，青苗，以及塞爾德與其妻子克爾比斯，統統都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僅能看見籬笆青苗的所在地，全都建築了房屋和整齊的街道，運河的橋那

裏好像斜坡似的，由北向南斜下去。他最記得的是這些屋子，全住滿了男女和那些在街上遊玩的孩子。

他記得這時已能由蓮河的左邊或右邊走去，就不再害怕歐代溫郁的狗和陰險的塞爾德與他那潑辣的婦人，他記得每天居然能在河岸上舒服地玩，傾聽詩人哈桑唱情歌！這個詩人常常吟唱愛卜真德，海里凡，底雅白等人的軼事。那時有的農人常用桶汲水去灌溉河岸外邊的田園。孩子記得他的哥哥常背他過河去，但他絲毫沒有獲取國王戒指的念頭了，他也有好多次渡過河去玩，在那邊有茂盛的桑樹，他藉此痛快地吃些桑子。他記得常由蓮河右岸走到老技師的果園裏去吃蘋果，他也常在園裏採薄荷和香草，但是他缺乏記憶力，能夠記憶環境是怎樣改變的，地面也毅然由牠的舊時期轉變成這個新時期。

\* \* \*

(三) 孩子是他父親十三個兒子中的第七個，他覺得自己處在這一羣青年孩子中間，覺得有一種特殊的地位，好像同兄弟姊妹們有了區別，究竟這足以使他快活，或是能夠危害他呢？他



影舍人火其與者著終畢

確實難於得到適當的解答，直到現在都不能明確判斷，然而他感覺母親待他，是很仁慈的，父親也很平和，他也感覺兄弟姊妹們同他相處或談話時，也是很客氣的。但他覺得母親雖然愛他，有時少不了對他冷淡，甚至顯出粗暴的態度。另一方面他雖然得到父親的安慰，但有時也難免不被他忽略了，有些時候簡直顯出嚴冷的鄙視！至於同兄弟姊妹們在一處，有時也會惹起他們的惡感！他們固然表示很憐憫他，但是心裏卻充滿着嫉恨。但他對這些事的內幕，一點解釋都沒有，祇不過深切明白，他們有許多特點比他強，因為他不能的事，兄弟姊妹們都能；他沒有的本領，兄弟姊妹們都有，有時也發現母親允許兄弟姊妹們的東西，對他卻加以禁止，這常使他激起強烈的反感！但是他的反感還沒有開始，他已經起了憂愁了。有時他也聽到兄弟姊妹們對他講些他不知道的事情，然而他祇能聽聽罷了，因為他知道兄弟姊妹們能看見的，他自己卻不能看見。

◎

\*

\*

\*

(四) 他最初祇要看見不知道的事，都喜歡求人解釋所以然，他不知不覺地碰着許多釘子，畢竟偶然發生的事，足以使他的好奇心受了刺激，特別有一件事使他刺痛的厲害，到現時還沒

有減去，有一次他與父親和兄弟姊妹們同桌晚餐，母親照例要忙着佈置席面，指導僕人，與那些幫助廚子做飯的兒女們。席面擺好，大家都動手進食，孩子的好奇心促使他去冒險一件事，那時他忽然想改變下吃的法子，他想一個人既然能用一隻手拿食物來吃，爲甚麼不能用兩隻手去拿呢？誰能阻止我這種大膽的嘗試？不關事吧！於是他就雙手伸了去，掏取一塊麵包，再向公共的菜盤裏去蘸了一些醬油，然後再把蘸了醬油的麵包拖出來，往嘴裏送進去，兄弟姊妹們看見了，忍不住哄堂大笑起來。母親卻顯出欲哭無淚的樣子，父親遂低聲而帶憂愁地對他說道：「唉！我的孩子，拿一口飲食吃，不應該這樣野蠻！」他受了這樣的刺激，於是他在那一夜，不知道是怎樣過活的，煩燥得睡不着覺。

自經這次的教訓，孩子的行動已被謹慎，懼怕，羞澀拘束起來，他整天祇是戰戰兢兢地過活。由那時起他已省悟自己確實需要一點規矩和約束，於是他就決心戒去許多食品，他的年齡已過了二十五歲，但都依然戒食菜湯和米飯，和一切用匙子取的食品，他自己知道是不適合使用匙子的。一方面要預防兄弟姊妹們的嘲笑，更要顧慮着母親的嗚咽，父親的感傷！

此外關於盲詩人艾卜爾拉的故事，對孩子的生活很有啓示，這個故事會流傳於民間，有一天，艾氏吃蜜糖，偶然不慎有些蜜糖就滴落在胸前的大衣上，惟他於不介意中就走去學校裏教學，學生們看見了他的衣上有蜜，就對他說道：「先生你剛纔吃蜜糖嗎？」他發覺了胸脯上染了蜜糖，立刻用手去塗抹，且懊喪地說道：「是的，上帝將消滅貪喫的人，」於是他終身就忌食蜜糖。

此外他尚懂得許多關於詩人艾卜爾拉的故事，從前艾卜爾拉進餐時，多遠離家人，甚至於私僕。都得離開他，因此他常常一個人深藏在地窖裏進食，他的僕人祇要把菜做擺好，須立即退出去，好讓他安心地一人在那裏進食。某次有一個學生介紹他敘利亞產的西瓜很甜，艾氏聽了頗受感動，因就打發人到敘利亞去買了幾個來，家人沒有等他回來就預先喫了，僕人固然已經把主人的份子留下，他們把西瓜擱在地窖裏，但沒有放在他平素進餐的地方，艾氏走來看見，大爲不滿，並抱怨他與西瓜無緣，終沒有嘗一口，就讓那些西瓜原樣地擱在那裏，以至於腐爛。

孩子對於艾卜爾拉的一生，算是了解的很透澈，因此感覺艾氏許多的境况，實與他自己的境况相同。好多時候他卻希望着，能夠變成嬰孩，就可以免除食物的累墜了。但他總是悶在心裏，不肯

把他的這種願望告知家人。然而無形中，他卻暗暗地棄掉許多食物，彷彿在過新年的時候，家裏的人已準備了許多蜜糖，但爲要用匙子取的緣故，他終於拒絕同他們坐在一桌，母親知道他的困難，就另外盛了一盤，使他獨自坐在房裏，從容地進食，不許任何人到他那裏去打擾他。

後來他已成人能夠自治的時候，他就採取了有秩序的方法，他初次旅行到歐洲的途中，爲了不願到公共飯廳裏去和乘客聚餐，因就遇到許多困難，每天的食物多由侍役送到房裏來。他到法國以後，不論住在旅館內或私人的家中，都保持一貫的態度，決不到飯廳裏去喫，但他叫僕人把食物送到他的房裏來喫，這種習慣，直到與他的夫人訂婚後，纔慢慢地廢去，而鍛鍊成了新的習慣！

這些習慣，在他的生活過程裏，經過了許多強烈的摹仿，等他由家庭生活，走入了社會生活時，已經成爲人們善良的模範了。他喫的很少，不是頃向食物的觀念很淡薄，實際因爲他怕人說他貪嘴，或引起兄弟姊妹們的嘲笑，這雖是一件使他痛苦的事，但漸漸地也就成爲習慣了。同時對於進餐時的舉動也很熟習，和家人一樣地沒有什麼困難了。不過他對於食物總是細嚼慢嚥，偶然被叔父看見時，常受他嚴厲的責備，強迫他須把食物改大一點，倘若他大嚼大嚥起來，又要引起兄弟



姊妹們的嘲笑，這一切都是造成他恨叔父的原因。他最怕在聚餐時喝水，怕手裏的杯子動搖，或是僕人替他送茶水時，不知怎樣接受，於是他就這樣坐在席上，喫乾的食物，必須等到席散了再到龍頭那裏去洗手時，他纔自由地飲過痛快！但是水管裏的水，難保永遠清潔，雖暫時能夠解渴，但是常常影響他的健康，甚至於染成胃病，還模糊害病的原因。

孩子對任何遊戲，都不愛玩，除非是不費力，或不致引人嘲笑的玩藝，他比較愛玩的是聚會一些鐵圈，在屋裏獨自的玩，有時把鐵環聚攏起來，有時又把鐵環分散開，總要玩了一點多鐘，遇到兄弟姊妹們聚在那裏玩耍的時候，他就走去站在旁邊靜靜地參加他們的遊戲，但他並非動手去玩，而卻是運用理智的，因此認識了各式各樣的遊戲，但是總沒有機會去親身嘗試。進而拋棄營所愛好的遊戲，而細心地靜聽故事和童話，以及男客訪問父親，或女客遊望母親時的談話！從此他就學會了敏捷的聽覺。父親和母親的許多朋友，他們全有靜聽故事的癖好，當他們做過晚禱以後，常常聚在一塊，公推一人講述古人爭城野戰，如名將安塔拉，達錫爾，比伯力斯和那些聖賢的故事，他如各種聖訓，勸善錄裏的記載。孩子遠離他們，獨自一人在那裏坐着，沒有一個人注意他，但他卻聚精

會神地注意他們的談天，他一點也不忽略這些故事在他心裏留下的影響。每天太陽西下時，羣衆纔漸漸地分散去喫晚飯，他們順便做過夜禱，又集合起來談天，直到深夜纔去睡覺。有些人還興高采烈地引吭高歌，有的人唱徐拉萊與宰訥廷人的情歌！孩子由傍晚聽他們講故事直到深夜！

埃及鄉村的婦人，不喜歡靜默，甚至於一點傾向靜默的心情都沒有，倘若他遇到孤獨而找不到談心的對象時，就自言自語地發牢騷，她們快樂時就唱歌，憂愁時就訴苦。幾乎埃及的婦人要憂愁就憂愁！尤其鄉村婦人在百無聊賴時，最會起許多無謂的幻想，待她們想到一件痛心的事，想到家裏死去的老少和親戚的時候，她們就咕嚕地作種種苦訴，由苦訴而至於哭泣！孩子比較幸運的，就是他有機會靜聽兄弟姊妹們唱歌和母親的哭訴，不過他對於兄弟姊妹們的歌聲總有點厭煩，所以在心裏毫無一點印象，因他認為太無意義，而且一點情感表現都沒有。有時對於母親的哭訴，還能受到感動，常常下淚！另一方面，他能背出許多曲調和一切訴苦的詞句，其他還記得些有價值或無價值的故事，他更背得一些和他無關的句子——那是盲眼的祖父在早晚祈禱時所念的禱文。

他最討厭這位老祖父的爲人，幾乎他的影子都顯得累墜。這一位老祖父每年都在家裏過冬，爲他是一個道士的緣故，所以他的生活異常淡泊，每天要按時禱告五次，他沒有一個時候停止讚詞，他在五更時即起來焚香禱告，而他卻睡得很遲，每天做過晚禱以後，必念各種經文，孩子的臥室恰在老頭子的隔壁，所以雖在夢中都會繞旋了他的誦語，日子經久了，不知不覺地也學會他所誦的一切，甚至背得許多雜文。鄉下人最愛修道，或組織跳神會，孩子常到他們的場合裏去應酬，可以趁着修道會中一般道士跳神時，所唱的歌來消遣，所以孩子的年紀還不滿九歲，就把一切歌唱，訴詞，故事和着徐拉林，宰訥廷兩派詩人的詩歌，以及禱詞，和一般道士的咒語，卻完全背會了，此外他還能夠背誦古蘭經。

\* \* \*

(五) 他不知道怎麼樣把古蘭經背會了的，也記不得是怎樣開始去背誦，更記不得是怎樣去溫習的。然而在他的生活過程裏，尚能記得他在私塾裏的許多故事，有些事情到現在一想起就好笑，有些一想起就痛心，他記得有許多時候，他的兩個哥哥，常常輪流着把他抱到小學校裏去，

他的身體很瘦弱，並且小學校離他的家很遠，他步行去很困難。他記不得是在什麼時候開始進小學去讀書的，但她自己每天早晨就坐在先生前的席地上。周圍擺着許多破鞋子，他就信手抓一些來玩，他還記得那雙有罅補的鞋子。老先生坐在門口右邊不高不矮的小木椅上，是所有小學生與先生見面時，必須經過的地方。老先生有一種習慣，他每次到小學校裏來，總要脫去他那一件用以取暖的棉襖。他把這件棉襖捲起，好像一個睡枕似的，放在他的右邊。然後脫去鞋子，曲膝坐在木椅上，燃着一支香煙後，就開始點名。老先生極不饒過他那一雙破鞋子，除非是沒有破襪的痕跡！遇到稍有破襪時，他就左右上下地輪流着補罅，有時他喚了一個小學生上去，用手拿着鞋子對他說道：『你去鞋匠那裏對他說：「先生吩咐了，這隻鞋子需要由右邊添一個補釘。」你瞧！你瞧！見了沒有？』

那正是我的指頭所按着的這裏，若你到皮匠那裏他定要對你說：『好，我就補這補釘。』的時候，那他又再對他說：『我的先生吩咐，請你好好地選擇一塊比較牢實的皮子，若是補好以後，不得有一點痕跡顯出來。』他必要對你說：『是的，我將要這樣做的。』然後你就告訴他說道：『我的老師曾說他是你的老主顧了，你的價錢應當公道一點。』當他與你講價錢的時候，你最多祇能出一角錢；希

望你在我睜閉眼睛的這一霎時就轉回來了。」孩子出去以後，老先生似乎把這件事忘記了。孩子轉來時，只見老先生的眼睛，一睜一閉地弄了好多次。

說來老先生的眼睛，雖然能夠睜閉，但是什麼也看不見，祇不過右眼，還能透入一點微光，所以他還能模糊地看見些粗大的形像，但是還難於詳細辨別明白。然而他總算是幸運，能夠依賴着這點微光行動……但他往往自己欺騙自己，以為他的眼睛是健全的。但是他到學校裏去上課，或放學回家的路上，必須依靠兩個學生的扶持，他伸開兩手，靠在學生的肩膀上，他們三人就這樣在街上走，簡直障礙了過路的人。

這位老先生早晨到小學校裏去，或晚上回家時，在路上的情景是很滑稽的，他的體材很高，而那件棉袍更增加了他的肥胖，（前面已經敘述他是把膀子擔在學生的肩膀上）他們三人一塊兒按着秩序慢慢的走，用腳踏着拍子。老先生選擇了幾個聰明而且聲音清脆的學生，作他的代路人，他很愛唱歌，並且他還叫學生們跟着他唱，使他們一邊走，一邊唱，有時他唱歌的時候，就命令扶着他的兩個學生和他一同唱，有時又命他們靜靜地聽着。有時由一人先唱，而另一人靜聽唱完了

又由先聽的人唱，而先唱的人聽。先生卻是用腦和心唱，祇見他忽而抬頭，忽而低頭，有時向左向右地擺動。老先生有時也用指頭在扶着他走路的兩個學生的肩頭上，打着拍子。有時先生最喜歡一折一折地唱完，等到路快走完歌唱還沒有唱完的時候，他們就稍停片刻，等把歌唱完再進家。這樣一來，就引起老先生的驕傲心，認為他的聲調是最美麗的音樂，然而這在小孩子看來，上帝爲人類所造化的聲音，再沒有比他的聲音更難聽的了。小孩念古蘭經時，發現了這樣一段：『一切聲音的最厭惡者，莫過於驢子的聲音。』老先生在回家時或到教堂裏去做午禱的路途間，唱那富有宗教色彩的普魯代讚美詩。

孩子每天到學校裏去是坐在席地上，周圍擺着許多鞋子。老先生誦讀古蘭經的慈悲章，孩子隨着他讀，不知是當時就學會了，或是慢慢地溫習了纔會的。

好像有一次他看見自己並不是坐在席地上，四周也沒有破盪的鞋子，而他卻是坐在老先生右邊的條凳上，靜聽着先生念：『你們不要祇知道勸人做好事，而忘記了自己的過失，你們讀書爲什麼不注意內容。』孩子推測他已經背全了古蘭經，現在是重複溫習罷了。但是孩子已經忘記背

會的全部古蘭經，是必然的趨勢，因為他背會古蘭經的時候，年紀不過九歲。他還記得背完古蘭經的那天的情景，歷歷如在目前，頭一天老先生告訴他，關於他父親要高興的理由，因此老先生就定下了一些規矩，要求他應享的權利和報酬，孩子早已明白了。他有四個哥哥，一個入愛資哈爾大學，其他三個入普通學校，孩子是第五個準備要去升學的，這時他的家庭應該使先生享受一點報酬了。至於家庭給老先生的報酬，普通是送他食物，蜜糖，衣服，金錢等類，此外，他在背完古蘭經的時候，家裏應該請老先生去喫一餐豐富的晚飯，同時就得送他一件長袍，一件汗衫，一雙皮鞋，一頂摩洛哥紅帽，一頂纏白巾的綿線帽，一元現金，除了這些，沒有什麼物件能使他滿意……倘若缺少了這些禮物，那末，他就賭咒不與家庭往來，並拒絕接收各種禮物，和斷絕一切關係，隨時還要口不絕聲地說嫌話。禮拜四那天的早晨，先生在學校裏，就通知孩子，說他所背的古蘭經準備在午后結束。直到下午老先生用手扶在那兩個學生的肩頭上，順路往前走，孩子也扶在鄉村一個年幼的孤兒肩上，跟在先生的後邊走，過了一會他們都走到孩子的大門前，先生用手敲着門，並照着普通習慣喊一聲：『桑它雷』（垂簾之意，表示客人已至。譯者。）他們走進客廳時，孩子的父親剛做過晚

禱，口裏念着經文，父親馬上起來招呼他們，當時父親的聲音很平和，老先生的聲音卻很高，孩子靜默着一句話也不說，至於牽他走路的那小孤兒卻不停地憨笑，孩子的父親讓先生和他的學生們坐下，遞一塊錢給小孤兒，同時喊了僕人來，叫他領小孤兒去喫飯，並摸着他的兒子的頭說道：『但願上帝啓發你的智慧，你快去告訴你母親說，老先生已經到我們這裏來教書了。』

孩子的母親早已聽見老先生的聲音了，她在忙着爲客人預備茶水，母親對孩子說道：「你先把這罐糖水抱出去給你先生喝！其餘兩杯是給他帶來的兩個學生喝，過了一會又捧出咖啡來給先生和父親喝。當時老先生很高興，務必要孩子的父親考一考他的古蘭經，父親卻冷淡地說道：『這樣年幼無知的孩子，讓他去玩吧！』老先生雖已起來告辭要回家，但是父親卻對他說道：『但願上帝巧安排，使我們倆人能在今晚一塊兒做晚禱，』這按示着要請老先生在家裏喫晚飯了。因爲孩子自從背完了古蘭經，老先生還沒有得到他家裏的一點報酬，而他與孩子的家庭，已經有二十多年的交情，從沒有斷絕過，所以用不着什麼過分的麻煩，老先生的心好像很坦白，他認爲這次的機會雖然錯過了，以後決不會免除的。



(六) 自那天開始，我們的孩子已經變成老師，因為他還沒有九歲就把古蘭經背會了。誰要是背得古蘭經，他就被稱做老師，絕不以年齡的長幼為分別，於是父親叫他老師，母親叫他老師，先生在父親的面前也慣於叫他老師，每當他高興或需要他幫忙時，也稱他老師，幸而祇有先生仍是叫他的名字，或叫他「孩子」的。我們的兒童老師的身材非常短小而且很瘦，相貌也很難看，並不像普通一般老師那樣地文雅，使人羨慕！父親和母親稱呼他老師，並沒有尊重的意思，反而表現他們的傲慢！他們對他沒有溫和，也沒有慈愛。最初他自己對於這個稱號常常受寵若驚，引以為榮，同時他還要等着家裏的獎勵，一方面期待着能夠成為真正的老師，就可以纏上白的頭巾，並穿上內衫和大褂，當時誰要是小視他戴纏頭，和穿長衫，必受他的嫉恨的……究竟什麼方法能夠折服他呢？若說背得古蘭經的人是老師，為什麼小孩子會是老師，為什麼背得古蘭經的人會是小孩子，這樣他不是遭遇不白的冤枉了麼……什麼打擊再比這更厲害的呢？無形中他捨棄了所欲穿的纏頭，大褂，長衫，的希望了。

曾幾何時，他已忘了老師的稱號，甚至討厭人們這樣稱呼他，慢慢地他已感覺人生是充滿黑暗與空虛的了，人類確已虧損了他，甚至於父親。真正地父道和母道，誰能擔保父親母親不撒謊，虛妄，欺詐呢？

經過不久，他的理智使他感到老師稱號的無味，正因父親和母親並非真心稱他老師，後來這些事都完全淡漠了。

實際說來，他感到自己不配人稱他老師。他雖已背得古蘭經，他仍須到小學校去，不過他去是混混日子罷了。他戴着一頂一星期洗一次的白帽，穿着一雙一年換一次的皮鞋，他的皮鞋穿到不能再穿的時候，纔拋去不用，祇是光着腳走，須得等一星期或半個月以後，他纔得到新的皮鞋穿，這都是他應享的權利，爲他已背熟了古蘭經……還有一件事，他和老先生，不知誰有過失，因爲老先生在那時已經疏忽了孩子，專心去注意那些初念古蘭經的新生去了，孩子趁這個機會盡量地開着玩，老先生之所以疏忽孩子，是他還沒有繳清背會古蘭經的學費，他每天都到小學校裏去，但總沒有一個時候會弄弄書本，一直混了一年，他在愛資哈大學念書的哥哥由開羅回來，渡過了假期，

於是他哥哥就把他帶到開羅，使他變成真正的老師，常出入於愛資哈大教堂。

孩子，一個月，一個月的混過去，仍照常到小學校去上課，但是他什麼也沒有學，祇是早出晚歸，他相信自己確已背得古蘭經，先生也相信他背得古蘭經，直到他倒霉的時候到了，有一天他真正倒霉，他真正嘗到委曲和悲哀的滋味了。那天晚上很快活地由小學校裏回家，剛走進家就聽見父親叫他，他與兩個朋友趕快上前來應答，父親很溫和地招呼他坐下，先問了他幾句關於健康的話，繼而要他念古蘭經內的詩人章，他遇到這種問話，好像是晴天的霹靂，他經了一番思索，揣度，抖擻了一下精神就開始念：『望上帝護佑我，不受那些惡魔的傷害。』又念：『奉仁慈主宰的名起頭念』但他已忘記了詩人章，祇能記得頭三節，第一節的首句是：『它，西乃，密姆，』他仍又重複地念：『它，西乃，密姆，』一次三次的重複念，他無法順次地念下去，父親就用詩人章的一句提他，但他仍然無法背下去，父親轉而對他說道：「那你改念螞蟻章吧！」他記得螞蟻章，它，西乃，密姆，正如詩人章一樣地，祇記得頭一個字母，因此他又來回地念這個詞句，父親雖然提他好幾次，他依然不能背誦……父親又說道：「那你改念故事章吧！」這是他已經背會了的三節之一，於是他又翻來覆去

地念『它，西乃，密姆，』這次他父親就不再提他了，祇是和平地對他說道：「起來去你的吧，」從前我以爲你能背古蘭經，他含羞地站起，冷汗簌簌地流！在旁的小同伴委婉曲折地替他辯護，說他因爲害羞，而且年紀太輕。從此孩子不知道是怎樣生活的，爲他已經忘記了背古蘭經，許是先生的過失，爲他疏虞了管理；或是父親的過失吧，因爲他從沒有試驗過他？

今晚的不幸，比昨天還要厲害。他在晚餐時，就沒有露面，父親也沒有尋找他，母親雖來催他一同去進餐，但是孩子始終拒絕不肯，母親離開以後，他也呼呼地睡熟了。

無論今晚怎樣受窘，總較明天好，果然當他去到學校裏，先生就燥急地喊他去問道：「你昨天碰到什麼事，爲什麼詩人章都背不下去，你真的忘記了嗎？趕快背給我聽！孩子又重複地念着：『它，西乃，密姆……』」他在先生面前所演的滑稽劇，正與昨日在父親面前所演的一樣。先生氣喘吁吁地說道：「唉！我爲你化去那樣多的時間，犧牲掉那樣多的精力，但願上帝給我回賜吧！現在既然忘記了古蘭經，以後就應該好好地溫習，說來罪過不在乎你和我，而是應歸咎你的父親，倘若你結束古蘭經的那期間，你父親慨然把學費繳給我，那你的背誦，一定會堅固的，可是他既然已抹煞了我

的權利，公道的主宰就將古蘭經由你的胸前塗抹去了。」

從此他又開始背誦古蘭經。同那些初學的孩子一樣地用功。和那些不是老師又不是智慧者的人混在一起了。

\* \* \*

(七) 孩子經過一番努力之後，依然恢復了古蘭經的背誦，是毫無疑議的了。他記得有一天同老先生由學校裏出來，老先生要他一同走，他倆走到大門口，老先生便轉過來用手敲門，照着他的習慣高聲叫道：「啊！桑它雷！」那時父親仍在客堂裏做晚禱，老先生進家坐定以後，就對孩子的父親說道：『你爲什麼糊塗亂貶責你的兒子，污他已經忘記背古蘭經，我願爲這件事賭咒，他並沒有忘記，不過他爲了害羞不能出聲念。這應該算是侮辱我的鬍子吧。今天我到這裏來，是要你在我面前考一考孩子，我敢賭咒，他決不會顯出是背不得古蘭經的。要是他生澀不能背誦時，那你儘管拔掉我的鬍子，我將成村裏的宗教師的敗類。』父親說道：『你用不着這樣燥急，我固已說過他背會的古蘭經忘記了，他又從新溫習後纔記得的。』先生嚷着說道：『我敢用上帝的名字來賭咒，過』

去他既沒有忘記，那裏再需求第二次的背誦，不過我聽見他所背誦的古蘭經，毫無遲頓，好像流水一樣的。」

孩子聽見這種爭辯，認為父親最合理，老先生還不過作無理的狡辯吧了，他沉默着不發一語，祇等待着他們的試驗。

試驗本是很困難的事，然而孩子在今天卻顯得特別聰明，凡有所問，必侃侃直答，而且念得很快，使他父親喝阻道：『念慢些，把古蘭經念得太快了，是有罪過的。』試驗完畢，父親笑對孩子說道：『上帝開了你的胸懷了，快去告訴你的母親，讓她知道你確實把古蘭經背會了。』他去到母親那裏，什麼也沒有說，母親也沒有問他什麼，這天先生辭出的時候，帶去一件絨袍——那是父親由身上脫下來的送給他的。

\* \* \*

(八) 第二天早晨，先生到學校裏來，非常快活！一見孩子就稱他老師，且道：「從此以後，我們都叫你老師，爲你昨天已使我抬頭，使我有面子，這樣一來就激勵你的父親贈我絨袍，確實你在

昨晚所念的古蘭經好像一根金鏈子。當時我爲擔心你念錯了章節，所以替你使勁，好像是坐在針氈上一樣，當時我默禱上帝保護你，等你把所有的章節都念完了，我纔放心，今天你不必再念古蘭經，可以到外面去玩玩，但你得守規矩，孩子回答道：惟先生的命令是從。先生說：「好，那把手遞過來，孩子就把手伸過去，這時在他的手裏有一件奇異的東西，從來沒有碰過。稍寬而能擺動，長滿了硬毛，可以用指頭插進去，這究竟是什麼東西呢？原來是先生把孩子的手指放在他的鬍鬚上，並且說道：「這是我的鬍子，給你的手親一親它。」希望你永遠尊敬它。你得賭咒三遍：「謹對偉大的上帝發誓。」再說：『古蘭經是真理，須遵守無違！』孩子照着先生的吩咐賭咒三次，咒賭完先生就對他說道：「古蘭經有多少卷？他說：「三十卷。」先生說：「要幾天纔能背完？」孩子說：「五天。」先生說：「倘若每週須念古蘭經一遍，那你每天可以念幾卷？」孩子想了一會說道：「六卷。」先生說：「你的課程是每天到學校裏來，就應該隨着學長背誦六卷古蘭經，祇要背完了所應背的古蘭經，就可以隨便去玩耍，但不能打攪孩子們的功課……這個約會你應好好地守着吧！」同時先生也指定那學長每天須監督孩子背誦六卷古蘭經，無論如何應該尊重教師的命令，與維持學校的名譽，學

長也承認教管孩子，他們的條件講好以後，全班的學生都看得莫名其妙！

\* \* \*

(九) 老師和學長，自從那天訂了約會以後，孩子與先生的來往就很少了，他從新和學長發生了密切的連繫，但是學長的脾氣很像先生。他的身材很高，但是很瘦，面容黑得像木炭，他的父親是蘇丹種，他的母親是替人家接生的。說來這個青年的運氣很壞，生平沒有碰過好事，他什麼工作都幹過，終沒有效果！譬如他父親送他到工廠裏去學手藝，也沒有學成。他設法到糖廠裏去當學徒，或是充當夜警，門房，用人一類的職務，也沒有成功。他父親的氣量很窄，動輒討厭他或輕蔑他；但是他父親對待其他有職業能掙錢的兒子，卻很好。這青年每天早晨到學校裏去學習國文和書法，他更能如流水似地背誦古蘭經。他若遇到生活的壓迫時，就向老先生訴苦！老先生常常安慰他說道：「以後你可以做我的助教，幫我教孩子們念古蘭經和書法，認真地管理他們，不要讓他們自由玩耍，遇着我不在學校裏，你可以代替我的位置，因為我祇能擔任教那些初背古蘭經的孩子們，早晨起床，你必須按時把學校的門窗打開，學生未來以前，應該把內部的一切整理好，直到下午學生



放學後，仍須把校門關起來，好好地管着鑰匙，倘若你能擔任這些事，就好像是我的左右手一樣的了。等到年底清算學校的收入，我決定分你四分之一，一星期或一個月算一次賬都可以，他倆的合同訂好後，就念古蘭經首章爲證，從此以後，助教便開始工作。

日子經過不久，助教很看不起先生的爲人，覺得他很醜，使人討厭。但表面上不得不應付他。先生也看不起助教，恨他入骨，但也不得不敷衍。

至於助教痛恨先生的原因，說他私心太重，欺騙成性，荒誕無稽，並且常常私吞公款，與學生們送的糖果。一方面又因爲老先生是一個瞎子，祇有一隻眼睛還能看見一點微光，他的聲音很醜，但他認爲很好聽，像音樂一樣。老先生之所以討厭助教，因爲他鬼計多端，陰險刻薄，常常隱藏應該通知他的事情，又爲他是小偷，曾在聚餐時扒去席上的食品，又爲他在學校裏邀約年長的學生，圖謀不軌，並在老先生疏忽的時候，糊亂跳動，並在下午校門關了以後，他就領着許多學生到桑樹林裏去，或到大橋和糖廠等處去逍遙浪蕩！

他倆的事情真奇怪，爲了利害關係較爲密厚的緣故，所以他倆既是仇人又是朋友。在憎恨的

情形下，環境逼迫他們應該互相幫助，這一人必須依靠另一人生活，另一人卻又需求他維持校務。孩子和助教的密切關係，是每天孩子必須在學長前背誦古蘭經六冊，但這種背誦的工夫沒有支持三天，就鬆懈了。第一天勉強背誦，第二天感覺有點討厭，第三天他倆的心事都表露了，第四天他倆就約定，孩子在學長前背誦古蘭經，可以默念，不必出聲，遇到欠通達或詞句不明的地方，可以提出來問。孩子每天到學校裏來，先向學長請安，然後就屈膝坐在教室裏的草席上。他咕嚕地動着嘴唇，似乎是背古蘭經，有時祇提出一兩句來問學長，最初學長還勉強回答他，慢慢地也就不管。老先生每天在正午纔到學校裏來，一見面就說：「你們好嗎？」學生回答：「都好。」先生坐定以後，他第一件事就是考一考孩子：「你念了嗎？」「是的。」「由那章到那章！」孩子回答道：「星期六由黃牛章念到黨章。」禮拜一由「黨章」念到「勝利章」……他按照普通一般教師對背誦的法子，把古蘭經分成七段，每天背誦一段，預備老先生問他的時候好回答。

學長對這種彼此舒服的辦法，仍不滿意，他卻貪圖向孩子榨取一些利益，他就警告孩子說他要去報告老先生，關於他已發覺孩子不能背誦古蘭經的猶太，聖人，黨朋，等章，都已經忘記了。這時

孩子背會的古蘭經確實完全忘記了。因爲他有好幾個月沒有溫習的緣故。從此以後，他很怕老先生考他，無可如何他祇好想法去收買學長！於是他就贈送他許多東西，如麵包，粉角，甜棗……他也贈送學長銀毫子，那是他父親給他買薄荷糖喫的。他母親也給他蜜糖，這種糖他最愛喫，但他到學校裏去時，不得不照數繳給學長。學長祇要收到孩子的贈品，就叫人打些水來，把糖溶化了，量力地喝過痛快！有時學長等不得糖溶解，就把還一片沒有溶解的糖掏出來先喫了……孩子拋棄了他每天正午由家裏帶去的，爲了這樣，他已挨了飢餓，然而學長卻代他飽餐一頓，這就是他不去報告老先生，關於孩子不能背誦古蘭經的代價。

這種辦法，維持了很久，他不但使學長歡心，而且被他認爲是一個好朋友，他們每天晚上，就一同到教堂裏去做禱告。後來學長很信任他，並化分一些小學生歸他管理，要他教他們誦古蘭經，或旁聽那些背完古蘭經的學生溫習。孩子虐待那些小學生，正像從前學長虐待他的情形一樣。那些小學生坐在他面前，由他指教着背誦，過了一些時候，他又不管這些小學生而與較大的學生一塊談心，必須把所要說的話都說完了，纔轉來注意他所負責教管的小學生，遇到他發現小學生們不

讀書祇是玩，躲懶或吵鬧時，他就警告他們，接着就痛罵或是處罰，或是稟報學長。但是他對於背古蘭經的根底還不如那些小學生。但是學長既已經委託他這種職務，他不得不裝出學長的風度。從前學長不責罵他，不亂打他，不到先生的面前告發他，就爲他出了高的代價作賄賂的。這些聰明的小學生，也懂得這種方法，他們也用錢來運動他，使他能撈回從前賄賂學長的費用。

小學生們用來賄賂他的東西，是他家裏所缺少的，他不需要麵包，棗子，蜜糖，他也不接收金錢。因爲他自己不能單獨使用金錢，倘若他受別人用金錢收買，那與他的人格有關，無形使人看穿他的祕密的了。爲了他不輕易受賄，所以應付他是很困難的，無論如何孩子們總用各種法子，使他歡心，他們每天買了薄荷糖，冰糖，花生，瓜子，來送他，他又把這些糖果的大部份轉贈給學長。

他們送給他的東西，祇有一種使他迷戀，並鼓勵他疏忽所負的使命，那就是有關神話，傳說和故事的書。倘若一個孩子能夠講故事給他聽，或是由那些書販的手中買得一本小說，或是向他講安讚理，和威德等人的故事，這必定使他高興而光顧，這些學生中有一個最精明的，是瞎了眼睛的那女孩，人說她的名字叫做奈非斯，她的家長把她送到學校裏來背誦古蘭經，她背得很好，先生把

她委託給學長，學長又把她委託給孩子教管，因而他對女孩很苛，正與過去學長對付他的一樣。原來這個女孩的家庭很有錢的，是一個販賣驢子的商人，慢慢變成鉅商，他給家人的用費是沒有預算的，因此他全家人的生活都很寬裕，就以奈菲斯小女孩來說，她手中的錢是從沒有斷絕過。女孩最會迎合學長，一是講故事給他聽，同時她還有新發明，她能背誦許多快樂的歌曲和悲哀的訴詞，並且她的歌喉也很清脆。女孩的生長很奇怪，因此她的理智含有點神經過敏的成份。孩子之所以耗費了許多時光，就爲了迷戀女孩所講的故事，童話，哭訴和種種賄賂。正當孩子忙於賄賂人而又被人賄賂；欺騙人而又被人欺騙的這個時候，他的古蘭經已經一節一節，一章一章地由他的心板上塗抹了去，直到他父親試驗他的那天，那是何等樣倒霉的一天……

\* \* \*

(十) 禮拜四那天，孩子過活得很高興！他欺騙他先生說他在上午已經背完了古蘭經，以後他就閒着聽故事與童話，一直玩到下午。

他每天由學校裏出來，並不一回家去，但他卻約着小朋友們到清真寺去做晚禱。他走進清

真寺裏就摸着梯子登上尖塔去，找着寺裏念招禱詞的人們，等他們念完了，自己可以念最後一節讚詞。那天他登上尖塔，實現了自己的願望，做了祈禱後，他想回家時，去摸索自己的鞋子，已不知去向了，當初他是攔在尖塔旁，卻已經被人偷去了。他固是有點難過，但在今天卻特別興奮。所以沒有懼怕心，更不顧後事了。他赤着腳走回家來，清真寺離家很遠，但他並不介意，因他平素赤着腳走路已經成爲習慣了。

孩子一進門，就碰着父親坐在客廳裏，立刻追問他爲什麼不穿鞋子，孩子慌張地回答道：「已經忘記在學校裏去了。」父親對他的答話並沒有追究，好讓他走進屋內去找他的母親和兄弟姊妹們。他的習慣祇要放學回來就要吃一塊小麵餅的，所以他就拿着一塊在那裏吃，忽然間聽見他父親叫他，他就走出來應答，父親叫他坐下，從容地對他說道：「今天你是怎樣背古蘭經的？」孩子回答道：「我已經念完最後的六節了。」父親又說道：「想來你仍然沒有背好。」孩子回答道：「不，我已經背好了。」於是父親說道：「你念婆婆章給我聽。」孩子忘記婆婆章，猶如忘記其他那些篇章似的，沒有記得一個字。父親又說：「你改念造化章吧。」他也沒有記得一字。這時父親就顯出鄙視的

態度說道：「你不是自誇仍能背得古蘭經嗎？」你再念最容易的亞新章吧，他仍沒有記得這些篇章任何一段，他的舌頭，像是被繩子繫住似的。口液已感覺乾涸了，全身不住的顫抖！冷汗簌簌地在淌流！父親平和地對他說道：「站起來去你的，你每天都可以忘記鞋子，我看你去掉一雙鞋子，如去掉古蘭經一樣。但我對你的先生卻有其他的話要說。」

孩子懊喪地走出客室，蹣跚地向前走去，直到他家裏儲藏麵包的一間屋子裏，還附帶着養一些鴿子。在儲藏室的角落裏攔着一塊砧子——那是一塊粗厚的木頭。是他母親用以砌肉的。在砧子上放着一些菜刀，有長的，短的，重的，輕的。

孩子走進儲藏室，轉到砧子存放的地方，抓起一把又寬厚銳利的菜刀，向他膊子的右邊斫去，同時高聲喊叫，刀子已由手裏落下，那時他母親恰巧坐在他自殺不遠的地方，以前數分鐘孩子會由他母親的身旁走過，他母親沒有理他，直到她聽到孩子的喊聲時纔跑了來，祇見孩子站着發抖，鮮血由膊上流下來，刀子落在身旁……母親立刻檢查他的傷口，知道不關緊要，她惡罵了一陣，就把他拖來放在廚房的角落裏，仍去料理他自己的事務去了。孩子留在那裏不動，話也不說，忍氣吞

聲地，好像沒有經過什麼禍事的樣子。他的兄弟姊妹們依然在那裏玩耍躍跳，他們不注意他，而他也不注意他們。

黃昏已近，他父親又在客廳裏喊他，他很遲慢地走出來，這時他父親什麼話也沒有說，老先生卻很匆忙地問道：「今天你不是背過古蘭經的七節嗎？」孩子回答道：「已經背誦了。」「昨天你不是曾經背誦婆婆章嗎？」孩子回答說「已經背了。」「那你爲什麼在今天又不能念它呢？」孩子啞然，不能回答。老先生說：「你念婆婆章吧，但他一字也背不出。他父親接着說：「你念崇敬章吧，他仍然不能背什麼這時他父親勃然大怒，但他的對向並不是孩子而是老先生。他說：「由這種情形看來，可知我的孩子到學校裏去，不念書，你一點也不關心他，教管他，使他任性玩耍，譬如他今天赤着腳回來，還說他已經把鞋子忘記在學校裏……我不以爲你關心他背誦古蘭經，祇是像你不注意他赤腳或穿鞋子走路一樣。」

老先生說：「我用上帝的名字來賭咒三次，我確實沒有一天疏忽過他的，倘若我不爲有特別的事，而在小學生們之先出來，那他定不會赤着腳回家的。他每星期總要念古蘭經一遍，規定每天



念六章早晨上課時，我必靜聽他背誦。」父親說：「我極不相信這些。」先生說：「我要是說謊的話，就算與我的婦人離婚三次。現在我決不說謊，確實每星期總要聽他念全部古蘭經的。」父親搖搖頭說道：「我一點也不相信。」先生又說：「你以為我每月拿你的這一點薪水，比愛惜我的女人還重要嗎？或許你認為我是貪你所繳納的少許的學費，就使我的合法的女人變成不合法的嗎？（回教法：祇須男子對女人連說三次我不要你了，他們夫婦的情感就要破裂，就得到宗教法庭請求法官判決離婚的案子。譯者）為這件事我不是要與我的女人過三次離婚的生活。」孩子的父親說道：「那些事與我毫不相關，但是這孩子由明天起我不再讓他到你的學校裏去上課。」孩子靜靜地坐着沒有想着古蘭經，也沒有想着經裏的什麼，祇是詫異他先生說謊的本領會那樣高，對於三次離婚是他願意的，就像他吸完了香煙而把煙頭拋去一樣！！

孩子在晚餐時沒有露面，他在三天內都沒有和他父親同桌吃飯，直到第四天，他父親到廚房裏的燒餅爐子那裏去取暖，他父親抱着溫和而幽默的態度仍對孩子說話，使孩子的心安慰不淺，因在他的枯黃的面頰上，頓時浮泛着紅亮的光彩！父親就拉他坐在餐位上，進餐時父親特別關心

他，孩子喫完飯想離開席面到別處去，他父親就說出頗嚴冷而含諷刺的一句話，使他永遠不能忘記，當時曾惹得他的兄弟姊妹們全都大笑了，後來他家裏的人就記住那句話，常常說出來引他動怒，他父親對他說道：『你能背誦古蘭經麼？』

\* \* \*

(十一) 孩子既斷絕到學校去，老先生也斷絕到他家裏來。他父親也另外請了一個教士，每天到他家裏來念古蘭經，代替老先生的位置。同時還附帶着教孩子念兩個鐘頭的古蘭經。新教師幾時由家裏出去，孩子就可以任性玩耍。晚禱的時候已到了，那些由小學校裏回來的同學們，都來找他玩，並對他講述學校裏的事情，他聽了頗感興趣，不但渺視他們，而且渺視學校以及先生和學長。爲他隨時總以爲自己是脫離小學校和學校裏的一切的了。從此以後他同先生和學長的關係，完全斷絕了。因此他敢大膽地痛罵他們，並且盡量揭露先生和學長的黑幕，並對小學生們咀咒他倆的劣點，更形容他倆是騙子，是賊盜，是貪污。他信口把他倆的醜事都說出來了。好像他的這種牢騷對自身是有什麼益處似的。一方面爲他要使聽的人舒服爲什麼他對先生和學長不留一點

情分呢？原來他僅祇一月的光景就要到開羅去了。幾天以後他在愛資哈大學念書的哥哥就要回來了，祇要他哥哥過完假期的生活，必帶他到開羅去，使他變成愛資哈的學生了。從此老先生與學長的消息就永遠聽不見了。

孩子在這幾天是很幸福的，他感覺和同輩們不同的地方，就是不像他們一樣地仍去上學。但是新教師待他卻十分客氣，也很慇懃。他將到開羅去了，那裏有愛資哈，哈塞義尼，宰義奈伯，理法爾等著名大教堂。此外，尚有無數修功辦道的人。他以為開羅沒有什麼，僅祇是愛資哈教堂以及那些清廉端士和有高品有道德的人。

但是他的幸運支持不久，也就遭遇厄運了，那是先生再不能忍受他們和他斷絕關係，他不能讓孩子的父親永遠佔勝他。於是他就託人向他說情，結果孩子父親的硬心都給說軟了，就叫孩子明天早晨準到學校裏去讀書……第二天早晨孩子懷喪地照着父親的命令到學校裏去，他已預先知道他回到學校裏去念古蘭經已經是第三次了，免不了先生定要為難他！因為那些無情的孩子們，把他們由孩子口中所聽到的背談，完全告訴老先生和學長知道。真夠受啊！在這一星期以內，

除了喫飯的時間之外，他受了许多氣，先生既已經明白孩子所咀咒的一切，學長也常把孩子當日所信口胡說的語氣，重新說了出來，那是孩子認爲永不再看見先生和學長所咒罵的一切。

在這一星期之內，孩子已經學會了慎言，同時相信一個人祇是絕對服從大人的喜怒，他算是傻而無用的人了。難道他父親不是已經盟誓不再使孩子到學校裏去麼？啊！那是什麼話，現在他仍然是仍然到學校裏去了。他父親所賭的咒，和老先生要同他的妻子離婚，兩方面有什麼分別，他們兩方面都明知已經說謊了麼？孩子的許多小同學常找他背談開心，他們先咀咒先生和學長，意在引他咀咒，於是他們就得到告發的證據和資料，好去逢迎教師和學長，盡了搬弄是非的能事。孩子的母親也常常藉他開心，往往遇到先生走近孩子的面前時，就想法使他背談先生，兄弟姊妹們也常把先生罵他的話告訴他，以便引起孩子的憤慨和惡罵。無論如何他總是忍耐着這些不平的事，他對這些刺激還能忍耐的原因，爲的是他祇有一個月或半個月的時候就要離開他們了。

\* \* \*

(十二) 一個月的期限過去了，他在愛資哈大學念書的哥哥已決定要轉回學校去上課，

孩子以爲他能同他一塊去，但他沒有了遂到愛資哈去讀書的心願，所以他仍然沒有戴纏頭或穿起長袍的福氣。

他不能到開羅去讀書的原因，爲他仍然是一個小孩子，不能夠跟着哥哥步行到開羅去，他哥哥自不能隨時抱着他，因有種種的困難就叫他等到明年，孩子祇好聽命住下，然而卻沒有一人注意他的憂愁和忿怒。以後他的生活稍爲改變了一點，因他聽着他哥哥的話，在這一年內作爲進愛資哈大學附中的預備，曾經給他兩本書，叫他熟熟地背誦，背完了這兩本書還得背其他的書本。

他最應該背的書是馬利克所著的千章。至於其他有一本名姆吐尼的文法書，也是必須背誦的。他在愛資哈大學的哥哥，在出門以前就囑他須背千章，這本書背完後，他算是對文法有相當的根底了，後來孩子確實背得許多奇書，如珍珠集，鑽石集，明燈集，欣喜集，文法的研究等等，可是這些書籍孩子十分難懂，對書裏的深意，一點也不了解，祇不過揣想着這是學問罷了！因他在愛資哈大學的哥哥已經背會這些書而成學者了，他哥哥就憑着這種專長能在父親母親與弟妹和鄉黨們的心上，佔着特殊的位置。他哥哥還沒有回家前，許多人就談論着他回家的事情。直到他真的回到

家裏時，羣衆無不興高彩烈地歡迎他。他與鄉下人見面的時候，他父親就高傲地摹仿他兒子的語氣說話，鄉下人常常跑來請他講認主學和法理學，亦許他祇懂得認主學當怎麼辦。又或許他祇懂得法理學？他父親不是常以憐憫的態度對他作種種困難的要求，並承允兒子一些將來能夠實現或難實現的待遇，因為他父親要他在這回禮拜日當衆演說！因為這一天是穆聖的誕辰，他哥哥對這一天是很重視的！家人替他新製備了一件內衫，一件長袍，一頂紅帽，一雙鞋子。誕生紀念日的前幾天，鄉下人都講述這天的情形和尊貴。聖誕日的中午，家人已預備好慶祝的食品，但是孩子吃得很少，這時哥哥已經穿好新衣服，特別纏上綠色的頭巾，身上披起了印度網巾。他母親喃喃地爲她兒子念祝辭。他父親來去匆匆地忙過不了。他哥哥的服裝穿好，雄糾糾地走出門來，這時已有許多馬匹，鵠候在那裏。有的人扶他騎上馬，鄉裏人都蜂擁在左右護衛他，其他的人都前呼後應，熱鬧異常，頓然槍聲已作，震天價響，一般婦女則由各方發出嚕嚕的歡聲，衝入雲際，有的人則高聲讚聖！不久羣衆的行列已緩緩地向前移動，好像地面的山川景色都隨着流轉一般。事實上他哥哥在今天已榮任了全城的主教了，他哥哥騎着馬走遍了全城和四週的鄉村裏所舉行的慶祝會。你且想他

之外還有許多智識份子，爲什麼他們不能充當主教呢？不是因爲他們不像他哥哥一樣地是愛資哈大學的學生，而且能夠背誦許多名著如千章、珍珠集、鑽石集的麼？孩子感覺很快活的原因是他快要學習他哥哥所學的那些學問了；他不久就要以背誦千章、珠寶集、鑽石集來超然他的同輩的。

孩子最快樂的時候，是禮拜一那天他到小學校裏去，拿着一本千章，他十分重視這本書，雖然是一薄薄的一小本，並且外壳都骯髒而破舊了。但在他的眼光看來，比他的小同學們所抱着的古蘭經的五十本還要有價值。

古蘭經雖被他背得濫熟，但是他感覺沒有什麼用處，許多青年人都背誦如流水，然而竟沒有一人爲他們舉行慶祝會，在聖誕日也沒有一人推選他們當教長。

但是你知道千章是什麼書呢？它是老先生不能背誦一字，學長念不好卷首的緒言的一本書，就爲的千章是詩集啊！因在古蘭經裏並沒有詩歌。

孩子最傾心的是這樣一段讚美詩：

伊本·馬利克吟詠道\*我讚美撫養萬物的安刺。

是最高無上的主宰……

孩子讀了這首詩心裏很快活，認爲任何古書內，還沒有得到這樣使人愉快的感覺。

\* \* \*

(十三) 孩子高興的原因，是爲他自背誦千章的第一天起，他自信已經升高了地位。對於背誦千章，老先生不但不能督促他，反而格格不能成誦。所以學校裏的一切，都被千章顯得狹小了。老先生祇好派他每天到宗教法院去一趟，把所要背的千章念給法官聽。法官已是愛資哈大學出身的學者之一，比他哥哥的學問好，這種說法他父親始終反對，在他看來法官同他兒子是不可相提並論的。姑無論怎樣他總算是愛資哈大學出身的一個學者，是宗教法院的法官（鄉下人常把這個字念得特別重）因此他的職務是在法院中，並不是在簡單的小學校裏，他是坐在高椅子上，椅子上還墊有褥子，老先生坐的椅子那裏夠得上同他比較。在椅子的四週也絕對找不出一雙破檻的鞋子。在法院的門口站着兩個衛兵，人們常用一個古怪的名稱喊他們兩人——威風的差使。

真的，孩子每天早晨必得到法院裏去，把千章內的詩句念給法官聽：這法官的念法是何等樣



的美！

在他的唇舌間充滿了「戈夫」、「洛於」一類的字句！他的聲音爲了念伊本·馬利克的詩歌而顫抖！十章裏講文法的詩句有：

「我們的話是有益的詞藻，譬如請郎君站起來一句\*含有動字，名字，虛字。一個句子驟成話，話語則供人使用\*所以句子與話語則互相關聯。

法官的言行舉止，實足以影響孩子的內心，當他朗誦下面這段詩的時候，常常使孩子受了感動，虛懷若谷——

惹你的欣喜。棄你的厭煩！

這本書卻已超過莫爾推的十章，

然而他的書有問世的優先，必得厚重的報償，

應享我佳美的讚頌和褒揚。

安刺已制定豐裕的犒賞，

是我和他在末世的榮光。

法官朗誦這段詩的時候，音節常被哭聲打斷，且對孩子諄諄地說道：誰最謙讓，上帝定要使他高尚，你能領會詩裏的奧義嗎？孩子回答道：不能領會。於是法官就從容地講解道：『從前著者（求主慈他）在起始寫他的十章的時候，態度是異常傲慢的，吟道：『這本書已超過莫爾推的十章，』當夜他在夢中就看見了莫爾推氏嚴厲地譴責他，及至天明醒來，他就提筆修改了他的驕傲的態度，在詩裏添了下面這一段：『然而他有問世的優先，必得厚重的報償。』』

孩子的父親最喜悅的事，是他每天下午放學回家時，告知他由法官所聽到的故事和背誦十章的卷首詩，父親常用一句喝采的話來打斷他的歌聲，那是普通常用的「阿拉阿……拉……好極了。」

不論什麼事都有一種限度，免不了久而生厭。孩子初背十章的時候，是多麼地興奮！祇不過背到發端篇時，他的勤快就漸漸地鬆懈了，每天晚上，他父親都問道：「你去法院了嗎？」他答：「是的。」父親又問「總共背會幾首詩？」他答：「二十首。」那你念所背會的詩給我聽一聽吧！」於是

孩子就背他所背會的詩。

但是孩子自背千章背到發端篇，他的工夫就有點累墜了，他雖然繼續背誦，但他到法院裏去也就稍有懈怠，直背到詞藻篇的時候，不論長句短句都很難背出。他每天到法院裏去，祇是貪圖玩耍，他在法官前念會了一些篇章，依然轉到學校裏來，把千章拋在一邊，就自由地跳躍玩耍，講故事與聽小說。

譯者按：千章這本書，是收集一千首專講對仗的詩歌，是伊本·馬利克氏以前賢莫爾推的千章爲藍本而著成的，詞藻優美，描繪生動，想像正確，每使人百讀不厭（如銜甘芳，如咽橄欖）因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特色。故著者以傲慢的態度讚揚他的著作道：「這本書超過莫爾推的千章。」繼而又添入「然而他有問世的優先。」意在補償他自傲的過失，相互照應。這本書數百年來愛資哈爾學者均推崇備至，現大學附中仍操作教本。

晚上，孩子的父親一見他就問道：「你到法院去了麼？」他答：「是的。」——「背得幾首詩？」他答：

「二十首。」由那篇起？孩子答道：「附和描寫破碎三篇。」於是父親就對他說道：「你背誦頭二百首中的二十首給我聽；其次由變化篇或固定篇，再次由匿名篇或認識篇，第三由發端篇或敘述篇。」他父親並不懂得這些篇章的內容，因此最輕易被他兒子欺騙了，祇是聽到他所念的整齊的韻律，尤其他父親對法官很信任。父親尚有一點使人詫異的，就是他從沒有想到翻開十章來證一證孩子的背誦。倘若他有一天能夠這樣做，那末孩子必要重演當日背誦詩人章，婆娑章，造化章時不能背誦的滑稽故事了……

孩子平素慣於這樣糊混，有一次險些露出破綻來，倘若遇不到母親從中說情，那末難免要激起他父親嚴厲的責備。

孩子的二哥是在開羅醫學院讀書，剛考試完畢，回家來過幾日假期的生活。他聽見父親問孩子道：「你念那篇？」孩子回答道：「聯合篇（譬如）。」父親就命他念知識篇或連續篇或被連續篇。他的二哥在頭幾天聽了還能緘默知道他的弟弟是為避免父親的責罵，他這樣就延了好久，恰遇他父親不在家的時候，他就在他母親的面前對孩子說道：「你欺騙父親，你天天跑到學校裏去

祇知道玩，而不好好地念一點千章詩句……孩子強辯道：「你纔是真正的騙子，你懂什麼……千章是愛資哈人的學問，普通學校的學生是學不到的。請你去問一問法官我是否每天都到法院裏去。」他二哥說道：「今天你背那一篇？」孩子說：「某某篇。」他二哥說：「但你對父親並沒有背這篇，你卻改念了那樣的一篇，你拿千章的本子來，我證一證你。」孩子啞然臉爲之變色。他二哥立即想把這件事去報告父親，但母親又從中替他說情，他二哥爲看在母親的情面上，一方面他也憐惜他的弟弟，也就作爲罷論，歸於沉默。然而父親卻仍被孩子欺騙！直到他的愛資哈爾的哥哥放假回家，前來試驗他的時候，也就了然他的學問的根柢了。但是他哥哥很有涵養，絲毫不顯出怒態，也不威嚇他，也不去父親那裏告發他，祇是勸告他不要再去小學校和法院裏去，要他在十天之內把千章內的詩句完全背熟。

（十四）學問在省城與鄉村裏的威風很大，但是在京都的表面上卻一點也看不出，此外在各學術的環境中也沒有表現。這種現象，毫無奇異，這正適合供求的原理，因學問的供過於求，猶如

貨物供過於求的道理一樣，少的地方貴，多的地方賤，往往一般學者到開羅來，並沒有人開會歡迎他們，也沒有一人理會他們，所以許多學者所發表的言論思想，除了他們在開羅的學生外，誰來領略他們藝術，而加一番的注意呢？但是鄉下的學者和長老，卻異常莊重，他們不論說什麼話，都能感動人而得到民衆真誠的信仰。孩子的性情頗受鄉人感染，他和鄉下人一樣地尊敬學者，認為學者是上帝用特別的泥土造成的，和普通人的造化不同。學者們每發言論，孩子都誠心信服！他隨時希望開羅的學者和元老，能有這樣的景況，但終沒有看見實現過一次。

鄉下有三四個學者，頗受民衆尊敬，這幾個學者中有一個是法院的書記，他的聲音短而粗，他每次說話，常在喉嚨裏含着一些句子，這些笨重的句子衝口而出，你聽見他說話的意思的笨重，就像他的聲音的笨重一樣。這位書記原是在愛資哈爾考試失敗的人，他在學校裏混了好幾年，竟沒有考取一張文憑，也沒有獲得法官的資格，他離開學校的以後，勉強謀得法院書記的職務，因為當時他的哥哥，是在任的法官，後來曾升調到另一省去當裁判官。書記並不忠於他的職務，祇是常常誇耀他哥哥的長處以自豪，且盡量貶責現任的法官。他是回教哈乃斐的派系，這一派的信徒寥寥

無幾，很少有人信奉，因此他最容易動怒，時常與沙斐爾派或馬利克派的學者發生衝突，然而這般學者的學問，頗受鄉下人的推崇，常向他們請求立法的意見，但是書記卻趁這機會致力哈乃斐派的學說，疏忽了馬利克及沙斐爾兩派教法的研究。畢竟鄉下人的頭腦也是很圓滑的，書記也無法隱藏他的弱點，祇是他說他的話，做他的事，結果使他們對他起了一種怨恨。他們在憐憫他的時候，常常藉他開玩笑，就為因每年選舉教長的事，書記與愛資哈少年（孩子的哥哥）相爭最烈！他不滿鄉民祇選舉少年而不選舉他。少年將在禮拜日演說的消息，傳到他的耳裏，他祇默默無語地忍耐着。直到禮拜日那天，清真寺裏都已充滿着禮拜的人，少年也將要登臺演說了，書記忽然站起，跨步到寺師夫（寺裏專設率領衆人禮拜的長者）的面前，用聚衆都能聽清楚的聲音對他說道：「這位先生的年紀還很輕，不應該讓他到講臺上去演說，也不能讓他帶着衆人禮拜，因為聚衆中頗不乏宗教師和年長的仕紳，要不然的話，我就首先離開他，離開演講臺，離開聚禮，離開清真寺。」同時他又向聚衆說道：「列位中不願把拜禮壞的，就應該跟我來禮。」聚衆聽了都糾紛起來，各持所見，幾乎釀成事端，倘若寺師夫不立刻起來演說，並帶着衆人禮拜的時候，一定要出亂子，這樣

一來少年與演講臺在一年之內便沒有緣分了。當時少年爲背誦演講詞，不知費了多少精力和時間，並且把演說詞講給他父親聽也不知多少次，他父親期待着這種光榮日子的來臨，幾乎更變了常態。母親隨時擔心她兒子的眼睛受傷！那一天他剛向清真寺走去，就立刻拿了些木炭，放在爐子裏，灑上些香麵，端着在各房間裏繞旋，每個房間內稍停片刻，喃喃地念着禱語，老太婆這樣做着沒有多一會，兒子們已經回來了，她趕快跑出門來站着迎迓，口不絕聲地念着禱文。然而父親的態度，異常嚴肅，因爲他的兒子在禮拜日的演說和頌拜的榮譽，已輕易被法院書記破壞了。因此痛罵那書記是有嫉心的壞蛋。

縣城裏還有一個宗奉莎斐爾派的學者。他是清真寺的教長，演說和帶領人祈禱的負責人，是以奉公守法見稱於人的，訪謁他的賓客很多，對他的崇拜，猶如神聖，他們常向他求幸福，有時還請他寫幾句能夠治病的咒文，他把自身也看成是有神仙品位的人。闔城人在他死去的幾年內，還念念不忘他的功德，據傳送喪的人把他的屍體葬在墳裏，死人忽然說出一些使墳外的人都聽得清楚的話：『啊！我主，望你把他設在幸福的樂園裏。』他們在閒談的時候，也偶爾提及他們在夢中曾不



見這人死後的境况是很優美的，上帝曾爲他預備了極樂的天堂。

城裏的第三位教長，是馬利克派，異常重視學問，但他決不以文賣錢，卻是依靠種田或買賣來維持生活的，他每天必到清真寺裏做五次禱告，隨時召集羣衆宣講聖訓戰教義，爲人很謙下，毫無驕傲的習性，但是信仰他的人卻很稀少。

這般人都算是有數的學者了，其他尚有兩位在省城和附近的村鎮裏是頗享盛譽的。他們雖然不是正式的學者，但他們對普通一般民衆的感染，卻不亞於正式的學者。當中有一位曾經到過麥加朝覲的某……是一個縫衣匠，他的店鋪緊對着學校，衆人都公認他是嗇而貪的人，他同一般大宗教師常有往來，因此他隨時渺視一般學者的行爲，且攻擊他們不學無術，說他們的學問是由書本中得來，是凡俗的，不像一般修道的道士的法子用口頭傳授，所以這種師承學派的辦法，在他看來纔是真正的學問，是上帝的默示，會諸心而不需求書本，也不需要寫或念。

他們中有一個長老……最初是趕驢子和替人運貨的，後來他自己做起生意來就把驢子專載自己的貨品，相傳他曾鯨吞孤兒的產業，剝削弱者的財帛，他常念這一段古蘭經並加一番的註

解：『誰要是吞併孤兒的錢財，他算是殘忍的人，他已吞蝕火燄在肚腹裏，他們將要進地獄。』這位長老最厭惡到清真寺去做禱告，因為他不滿意寺裏的教長，也是一位著名的學者，所以他祇好到一個最簡陋而無價值的小寺中去做法告。

另有一位長老……不但不能寫讀，簡直念不好古蘭經的章節，然而他是沙仔里道派的人物，他常常集合一般信士，在朗誦祭文，講求鍛鍊工夫，以及有關宗教和社會的種種事務。

當中有一些孚戒荷依的人們，他們是最會念古蘭經的，他們的個性與一般學者略有區別，他們自稱是：『經典的背誦者。』他們常常帶領一般愚昧的男女做法告，其他一些盲眼的人，還可到普通人家裏去替人念經，藉此向一般人家的女子講經，她們常問他關於禮拜，齋戒等類的常識。這些孚戒荷依人，尚懂得普通學者們所不懂的學問，他們同愛資哈爾多少發生過相當的關係，而且曾念過一些書本的。他們有一種學問與正宗派或虔信派不同的，是他們對於古蘭經不甚了解，他們並不是真正闡揚古蘭經正義的人，實際說來他們了解古蘭經的程度，恰像孩子的老先生所了解的相同（但是老先生是孚戒荷依派中最聰明的，不論知識和背誦古蘭經的本事，都勝過他

們。有一天孩子問先生古蘭經裏的明文：『我爲你們造化伴侶』的意思是什麼？先生緩慢地回答道：『我爲你們造化了像水牛一樣的人，所以什麼也不懂得。』（先生因誤會了伴侶的意思，以爲是黃牛，於是就加一番杜撰）或許他們所了解的也與孩子的祖父所了解的相同，他們念古蘭經給人聽，還加一番解釋，表示他對古蘭經的內容是很透澈的。有一天他替孩兒講解古蘭經的明文，『人中能用一個字向上帝祈禱的人，若有機運，他就處之泰然，若是稍受磨折，他就立刻背叛。眞理這種人算是在今世和來世都折了本了。』孩子的祖父就加一番錯誤的解釋道：『在椅子的邊緣上祈禱，或在條凳的邊緣上祈禱……要是他得到好處，他就平安地坐在椅子的正中，要是他遭遇災難，他就垂下他的眼睛。』

附註：阿拉伯文「哈勒芬」與「哈勒字」兩字相差不遠，一講字句的字，一講邊緣的邊，孩子的祖父因把音念走了，所以一個字而立即變成桌子的邊緣，如翻譯英文把 *oak* 看作 *oak* 於是小草立刻變成大樹。穿插附會，錯誤百出。

孩子由這些學者的特殊的地方，吸收了一切精粹之點，於是他就溶會了他們的淵博，奧妙，變  
化，反抗各種學問的原理。他萬難想到他對理智所下的工夫會那樣多，因此他的腦裏沒有一個時  
候，會空閒着不再有變化，複雜，反抗等等的情緒所纏繞。

(十五) 修道派，埃及修道派的人數很多，他們常常散居在各個地方，沒有一個城鎮會缺  
少他們的足跡，他們的派別很複雜，各派在民間都有相當的潛勢力，他們最愛作離開的運動，尤其  
在城裏有兩族人的爭鬪很劇烈。有一黨的力量最盛，另一黨的力量卻較弱。他們兩方面為意見不  
合，所以常由這個村子遷到另一個村子，由這城鎮遷到另一個城鎮，為的是要集合彼此的同黨，兩  
派的領袖也常常往來各地，聯絡他們的信徒，兩派紛爭最劇烈的時候，是興盛派的領袖流到微弱  
派的陣地裏，或是微弱派的領袖深入興盛派的團體中。孩子的父親是興盛派的信徒，他曾宣誓過  
願意效忠於黨，他原是承襲着祖父的信仰的孩子的母親也是興盛派的信徒，他如孩子的外祖父  
更是為黨派出過力的人，而且是黨魁的親信。興盛派的領袖死了，再由他曾到過麥加朝覲的大兒

子繼承了職位，這兒子的本領比他父親的本領還要高，活動力也很強，他最善於用敏捷的手腕去聯絡人，同時是一個善辯的鬪士，由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他比父親較近於紅塵，遠離宗教。

孩子的父親曾在某一個時期，傾向過微弱派的主張，常與他們有所往來。然而興盛派的領袖，每年都必須來訪孩子的父親一次，這個領袖到孩子的家裏來遊玩並不是單身匹馬，卻是率領大批的人馬來的，雖不滿一百的人數，已相差不多。他們不坐火車，也不由尼羅乘船來，他們卻是騎着駱駝，快馬，或是驢子，擁護着他們的領袖，飛速地流動着，他們每逢經過一個城鎮，若是走入同黨衆多的環境，他們就顯出威風凜凜的樣子，若是走入敵人的範圍，他們就完全集中起來，以增加鬪爭的力量。他們前來遊玩孩子的住家時，闖家的人都表示很快樂，一會兒在街心裏已充滿着人，馬，駱駝，驢子，驢子，一直由村內的大橋向南延長出去，同時宰殺許多牛羊，並在街上鋪了些地毯，讓他們大開瓊宴，虎嘯狼吞，那時在黨魁的附近坐了些道士大夫，屋主在他對面坐着專做招待客人的事務，他們的宴會剛完，黨魁就走進爲他預備的臥室裏去休息，他稍睡片刻就起來洗臉，他有好幾個信徒，很殷勤地在那裏服侍他，先爲他預備了洗臉的水，等他洗了臉和腳，那些信徒們就爭先恐

後地把他洗過的水用杯子汲了來，好像喝聖水那樣地喝進去。

首領不論禮拜或念經，都需要很長的時間，這些功課做完了，下面的人就擁來吻他的手，慢慢地又一個個地倒退出去，有的人同首領略談幾句話，或談較長的時間，他們常向他祈求賜給一些可以富貴或生子的符咒，首領最愛回答一些古怪生硬的句子，使他們對於了解話語的意義，發生了爭執。

孩子走進會客時裏，首領就伸手撫弄他的頭部，口裏念着古蘭經：『上帝教你所不知道的知識，他將使你尊貴。』那天起孩子的父親，就默認他的兒子，免不了要成爲有用的人才。那些客人們做過晚禱以後，就熱烈地舉行夜宴，他們再做過夜禱，以後就召集臨時會議。他們開會的主要目的，是要舉行旋環的跳舞會，他們完全坐成一個圓圈，靜靜地在記想上帝，他們先搖着頭，繼而高聲讚頌，抖動身子。首領的聲音平和，漸漸地停止了，有的人興奮得勃然跳躍起來，好像鐘表的發條彈動一般。他們就分散在圈子裏，這時首領就開始吟詠法理祖的韻文，好像詩歌一樣。首領在平時最喜歡讀敘事的長詩，他朗誦穆聖夜行或登宵的第一句：

由麥加——那光榮的聖地，

在夜間，穆罕默德遊行了依路撒冷。

首領抑揚地吟誦，他的信徒靜靜地領略他的滋味，慢慢地動搖身子，彎屈了腰背，時而立直胸部，這羣人好像在作狂歡的舞蹈。

孩子對許多事卻容易忘記，但他不會忘記那天晚上一個唱歌的人把歌唱錯了的情景，唱歌的人把另外一首歌裏的句子提來放在剛唱的這一首裏，於是首領聽了就大發雷霆，厲聲呵斥道：「啊，這是人類的話語嗎！上帝必要罵你的父親和祖宗，以至於人祖亞當！難道你有意把歌唱錯，來破壞主人的屋子麼？你們真在這間屋子內鬧出亂子來了。」

孩子對什麼事都容易淡忘，但他也不會忘記首領憤怒時，對一般唱歌者的影響。他們都相信把歌唱錯了，是惹禍的根子，再沒有比這種禍患更嚴重的了。孩子的父親在當時也嚇得發抖，慢慢地也就和緩了。首領在第二天走了以後，全家的人都講述他的事情，她們也形容唱歌那人的故事，父親哈哈地笑了一陣，從此以後孩子很懷疑父親對首領的信仰心，已經有了點疑惑和輕視了：

果然父親對首領的爲人，已認爲靠不住，確實首領不過是一個貪污的人罷了，他的爲人祇要稍有頭腦的人，都不會受他的鬼計欺騙的。

家裏人最怨恨首領的，要算是孩子的母親，她覺得首領到她家來遊玩是一件使人討厭的事，好像他的影子都有點沉重！母親確實已盡過她的責任，每次都忙着爲客人預備一切，不知喫了多少苦頭，所以她心裏所結起的塊壘，幾乎止不住情緒要大罵起來了，若不是竭力擔受容忍。就因爲首領每次來遊玩，已使她們家庭的負擔加重！可不是他們這大羣人馬浩繁的開消，真夠她們這種小康的家庭撐持的。

首領每次來，必須消耗他家大量的糧食，像麥子，酥油，蜜糖和其他必需的用品，屋主不得不借貸來購買牛羊請他們飽餐。首領雖然最多祇住一天就走了，但他最喜歡撈取一些心愛的東西，這次他曾取去了一床地毯，一方印度綢巾，諸如此類的。

最初祇要首領帶着他的黨徒到他家來訪問，家裏人都熱烈地歡迎他們，因爲他們來能使門第顯得榮耀，顯得威風，家人藉此在同輩間起了驕傲！日子經久了，就覺得他們來是一件麻煩和討



厭的事，他們須逼使家裏耗費錢財，擔受勞苦，雖然明知這是累墜的事，但是習慣上不得不免強撐持下去，爲的要適合普通一般人的胃口。他們這個家庭與道派所發生的關係很久，而且很密切。他們常常留下許多有趣的故事和神話。孩子的父親和母親每對家人講述這些奇跡的當兒，感覺趣味很濃厚。尤其孩子的母親祇要有空閒，就娓娓地講述這個故事：『某次父親和祖父侍候哈利德教長到麥加去朝覲，他第三次去朝天房的時候，父親也和他一同去，母親也被邀參加，他們朝覲完畢，就到麥地那去參謁聖陵，在途中母親忽然由駱駝背上跌下來，把腰折斷了，無法走路，他的兒子背着她走，喫了不少的苦頭，有一天他同哈利德教長敘述他的困難，教長就對他說道：『你是不是阿里大賢的後人麼？』她答道：『是的。』教長又說道：『那末你受傷的母親爲什麼她不去上一上她已故的外祖父穆罕默德的墳呢？你應背着她去到聖陵那裏，使她可以同她的外祖父去見見面。』少年就照着教長的指示把他母親放在聖陵內的一個角落裏，且用那粗魯而帶憐憫的農人口音對他母親說道：『你去見你的外祖父哪，我不管你倆的事情。』少年把他母親放在地上，就各自面同那些謁陵的人羣裏走去，少年說『指主發誓，我祇走了幾步路，就聽見母親的呼喚聲，我回頭一

看，原來她已神氣奕奕地站着，當時我裝做不願轉回去的樣子，仍向前走，但她已然跑到我的後邊，一會兒已然趕上我和那些謁陵者的前面去了。」

孩子的父親祇要有機會就講些教長所表現的這個奇跡，過去他常常說：「哲學家安讚理先生所著的書裏主張人在夢中是不能輕易看見穆聖的。教長不禁慨嘆道：「指主發誓，安讚理先生我對你的主張，決不贊成。有一次我在夢裏曾看見穆聖騎在一匹騾子上。」教長在另一次他又提及這件事，也果斷地說：「指主發誓，安讚理先生啊！我對你的說法是不贊成的，確實我會親眼看見穆聖是騎在騾子上的。」孩子在小學校裏曾經背過許多玄妙的奇書，並懂得修道派的祕方的，所以他時常講述這些玄妙的故事給他的同學們聽，他們也加倍地講些他們所崇拜的那些微弱派的首領的故事給他聽。

過去埃及的鄉下人不論老幼婦孺，他們單純的理智都愛好樸實和隱逸的生活，對於修功辦道的工作，很感興趣！但他們所受影響，比較深刻的，要算修道派。

\* \* \*

(十六) 經過不久，孩子就沈迷着，一切魔術與卜卦的書籍。原是一些書販，把各種怪誕的書籍拿到鄉下來售賣，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因為在那個時代這些書最能影響鄉下人的思想。在那些書販的行囊裏，常帶着下面這些書籍，例如：善人的傳記，戰事消息，貓與鼠的故事，電線與火車的辯論，還有一種魔術書叫做馳名的大太陽，還有其他不知名的書本。孩子還認識文學家多雅勒伯的作品，例如穆聖誕生的故事，道家詩選，勸善錄，通俗演講集，奇異的消息等等，尤其是徐拉萊，宰訥挺，安塔拉，達錫禮，比伯力斯，賽玉夫諸英雄的故事，鄉下祇要識字的人都購買他們的這些書籍，盡量讀牠，書內的精華慢慢地影響他們的理智，猶如他們把飲食的精華來構成體質的活力一樣。孩子也念過這些書本，還能背誦許多的書。但是他特別關心着兩件事情，一是魔術，一是道學，這兩種學問的相同點很多，所以衝突的地方很少，事實上祇不過是名詞的不同罷了。道派不是已經說過他們能夠透視人們的祕密，能夠知道他們的過去與未來，他們自認能超越自然的界限，富於玄妙和反常。魔術派的情形怎樣呢？他們自稱能夠知道未見的事，同樣地能夠超越自然的界限，和精

神學貫通……魔術與道學的區別，就是道學聯繫天神，魔術聯繫魔鬼。但是我們應該談一談好萊

頓的辨證法及同樣的書本，纔能得到正確的觀念，同時可以進窺它的本性，因此我們應該消滅魔術的傾向，對於道學卻應該加以提倡。

孩子和他的同輩，都惋惜沒有讀過好萊頓的辨證法，但是落在他們手裏的書，卻祇有魔術和術士的傳記，道人的奇跡等等，他們讀完以後，大受影響，漸漸地超過閱讀與羨慕的範圍，欲作實地的演習了，於是他們就用道派的法子，實行魔術家所必需的工夫。他們的思想不知不覺地就受魔術的影響，把兩派的法子混合起來，他們認為這樣信仰，就能夠使生活容易，且能接近上帝。

孩子的心情也像那般小同學一樣地傾向道派，和沉迷魔術，他確實相信不久就得到上帝的欣悅，能由生活的過程裏，實現平生的希望。

書販所售賣的故事書，孩子愛得不忍釋手，例如一千零一夜的選本，當中以伯索里的故事最著名，在這些故事裏也有描寫拜火教的情節的，誇耀他們能把紅銅變成黃金，在高山上海建築一所輝煌燦爛的宮殿，塔尖頂着天，高柱簷入雲，宮裏住着七個美麗的仙女，伯索里就是安歇在這兒。據傳伯索里曾遭受跋涉的苦難，纔安然達到仙壇。傳說中最使孩子神往的，是神仙贈送伯索里的神

杖，無論誰祇要把神杖一拋，地面立刻炸開，由裂縫裏就跳出九個大神，聽候主人發佈命令，它們雖然粗笨，然而行動起來卻異常有力而輕快，它們在空中能夠飛行，在陸地上能夠急走，不但力能載重，且能拔山，它們所施展的法術，非常廣泛，沒有限度。

孩子迷戀着這神杖，妄想獲得神杖的心很甚，他胡思亂想，幾至夜間失眠，白晝萎靡，他拚命地看魔術書和道派的理論，希望藉着魔術和道法的媒介去獲取神杖。

孩子有一個表弟，年紀和他差不多，是孩子每天去上學的伴侶，這孩子想去尋找神杖的心比他還厲害。他們兩人在努力探求的結果，慢慢地算是得到簡單的線索了，爲因他們在多雅勒伯的書裏，發現一件緊要的祕方，他的法子是大凡想要使用大神的人，預先必須除去心中的邪念，純潔無染，然後靜坐在一間屋子裏，手裏拿着一個香爐，洒上香粉，使香氣散播，這時須重複喊着上帝的名字：『惟妙的主啊！惟妙的主啊！惟妙的主啊！』隨時洒上香粉，使香粉繼續焚燒，且應週而復始地誦誦這句咒語！香粉燒成灰燼，再洒上香粉，剎那間，大地就猛烈震動，屋子的門窗戶壁完全坍塌，這時在他的面前必能現出那個大神，主人要求什麼，它完全照辦。兩個孩童既然發現這種玄妙的法

子，心裏很快活，隨時想親自試驗一下，他們就買了些香粉，首先我們的孩子就獨自坐在客廳裏，緊緊地深閉了門窗，燃起了爐子的火炭，把香粉灑在火炭上，週而復始地念着：『惟妙的主啊……惟妙的主啊……』他的這種工夫做得很長，專等待大地震動，牆壁坍塌，讓大神在面前出現，但是徒勞無功，一點成效也沒有，到這步田地我們的迷魔佞道的孩子方知已經受騙了。

他歪歪倒倒地走出客廳，用手扶着頭顱，啞口無言，孩子的小伴侶，口口聲聲追問他遇到了大神沒有？曾經向它索取神杖了麼？孩子不答，只是戰戰兢兢地顫抖，齒牙在互相磕碰，致使他的小同伴也爲之目瞪口呆，驚悸失色！

過了一會，孩子稍稍甦醒過來，就用斷續的語句，顫抖的聲音說道：『確實大地已經震動了，險些把我陷進去，牆已開裂，我已聽見屋裏的各方面所發出的響聲，當時我已嚇得昏倒，慢慢地醒轉來，纔趕快乘機逃跑。』孩子的伴侶聽了，立刻變愁容爲歡笑，表示佩服的樣子對他的朋友說道：『事情到這地步對你算是很容易成功的了，不過你的臉色不大好，想係受驚的緣故吧！以後應當再由書裏尋找鎮靜的方法，使你在相遇大神的時候，能夠鼓着勇氣，穩重沉着向大神發佈命令，實

現自己的希望。」於是他們兩人就盡心竭力地翻閱魔書，發現了另外的法子，即是隱居的人若在爐子旁邊靜坐時，應先祈禱兩遍，然後再旋迴諷誦上帝的名字，第二天孩子依照這種辦法，先把香粉灑在爐子裏，繼而重複誦着：『啊！惟妙的主。』這一句禱詞！靜心等待大地的震動，牆壁的坍塌，大神的出現，他念了半天也沒有一點功效。孩子沉默地走到他的小朋友那裏，斷續地騙他說道：『地面已經震動，牆壁已經坍塌，大神出現時確已聽見自己所發的命令，但它並沒有應答什麼，就向靜坐者的身旁跨過，口不絕聲地吩咐道：「應多做祈禱，灑香粉和記想上帝的功夫。」同時那大神還與我結了一個約會，允許我所要求的事，須在一個月滿了以後纔能實現，但是還得經過完美的工夫，倘若工夫稍有差錯，則一個月來所用的精力必完全歸於無用，須繼續了另一個月。」小孩聽了他朋友的話，絲毫沒有疑議，並且懇求他須繼續靜坐在爐子旁邊，不斷地祈禱，孩子看透了他小朋友的心理，因此就苛派他一些負擔，若是不肯接受，或表示拒絕，孩子就宣佈不再到爐子旁邊去靜坐，也不諷誦『惟妙的真主』的這一句禱詞，更不想着去取那根神杖！果然那個小朋友就絕對贊成他的要求而心悅誠服的了。

孩子迷信魔術的原因，並不是他所獨創，但他卻是跟着他父親走的，因為他父親也有動輒祈禱的行爲。他有大批的孩子，爲要啓迪他們的智慧，使他們個個受良好的教育，但是他的家境很清寒，極難支持這樣多的學費，但又不能不盡父道，因此他就常常借債，積年累月，債務就一年比一年地加重，他固然希望增加薪水來還債，或設法提高自己的職務，或改變職業另作其他的事務，然而對於這些願望的滿足，都沒有得到什麼好的辦法，祇有依靠禮拜，禱告，靜坐的功課向上帝祈禱，所以他最愛用『爾定子亞新』這一段經文作祈禱的咒文，也隨時把這一段經文委託他的兒子代念，因為他是一個幼童並且是瞎了眼睛的人，他有這兩種長處，上帝必能憐惜而准成他的要求，這比他本人高貴多了。難道盲童藉着古蘭經的媒介來祈求一切，上帝就會報償他麼？

他念『爾定子亞新』這段經文的程序，第一：靜坐，開始念古蘭某章四遍，繼而祈求他自己的需求。第二：靜坐，然後諷誦某章七遍，繼而提出自己的要求。第三：靜坐，諷誦某章四十一遍，諷誦時不能停留片刻，須以亞新章作禱告：『好善的羣衆們呀！至善的宗教。』諷誦完畢，便提出自己的要求。在念第三段的時候，必須焚燒檀香。往往父親爲小事而託他的兒子念第一段禱文，較重要的事念



「註釋」備定主意即禱文，亞新係古蘭經內之一章，有人嘗謂亞新章是古蘭經之核心，故多用之祈禱云。

第二段禱文，關係全家的生活的事，念最長的一段。倘若爲迫於繳兒子的學費時念較短的禱文，要償還重債而沒有辦法時念中禱文。要改變職業，要求增加一個金磅或多數金磅時念大禱文。孩子代替父親念禱文都有工價，例如：念小禱文的工價是一塊糖，或是一塊餅，念中禱文的工價是五分錢，至於念大禱文的工價是十分錢。孩子常常孤單地念亞新章四遍或七遍或四十一遍。最奇怪的事是孩子在這期間不論向父親要求什麼，他父親都肯答應。正因爲他相信兒子是吉利的，上帝很慈愛他。

魔術與道術的法子，他們不僅藉牠來解決個人的需求和預言未見的事，且能駕乎這一切之上而能消災避禍。孩子淡忘的事也不少了，但他決忘不了一件恐怖的事，那是由開羅傳來的消息，使城鎮鄉村裏的人心都充滿了憂慮！據傳有一顆大慧星在幾天內將要出現於天空，延至午后二時慧星的尾就要掃着地面，於是大地立即變成灰燼而被暴風吹散開。一般婦孺或愚昧的人倒覺

置若罔聞，毫不理會！僅有少部份人，偶然談及這個荒誕的傳說，或有人對這事的危險加以形容時，還有點畏懼，但不久也就各自去料理各人的事務去了。至於一般宗教師和精念古蘭經的人與道士和他們的弟子，倒真正地顯出了焦急和憂慮！幾乎他們的心胸，沒有一個時候會得到安寧！因此他們對這種傳說就激起了熱烈的爭執，稍有見識的人就加以正確的解釋：這種災難，一定不會發生，為與『世盡』的條件相反，算是一種無稽的傳說。況且在那些妖怪，烈火，獨眼大漢不出現，以及基督不下世，公理不戰勝強權的期間，地面決不會粉碎的。另一夥人又堅信這種災難，正是適合『世盡』的條件。一般緩和派則說這種災難確實已經發生，部份的地面果然震動，祇是沒有殃及整個地面罷了。他們辯論了一天，各持所見，毫無結果。夜幕下垂，晚禱的時候已到了，他們就聚會清真寺裏，或在各家的門口排成一個圓圈，重複誦誦這樣一句禱文：『大難臨頭，除了萬能的主宰，誰能更轉。』他們這種工夫，一直做到深夜纔完止。日子過得真快，原所指定災難日已經到了，天空安然無恙，並沒有顯出有尾的彗星，地面也完好如初，並沒有一點破壞。到這時候一般宗教師，精念古蘭經的人與道士，無形就分了派別，然而一般學者，為他們的學問是由書本中得來，且是在愛資

哈大學深造過的，他們就引證前言：『難道我們沒有對你們說過這種災難在「世盡」未顯以前，是絕對不會發生的勸告麼？』我們已經規勸你們不應該相信星相家的荒誕的傳說。』那般善念古蘭經的人則說：『不然的，確實災難險些發生了，若不爲上帝痛慈嬰孩，孕婦，性靈的話。一方面也是應答一般善士的祈禱，和一般謙恭者的謙和。』至於那些道人和宗教師卻辯駁道：『不然！不然！確實災難幾乎發生了，後來因爲姆特宛麗神仙從中替人向上帝說情，所以人類沒有遇到奇禍，和肩負重擔。

你看那些反對真理的人，他能使人入於五里霧中，但是我祇能向你講些孩子所記憶的關於清明節前幾日的事情，這個奇怪日子的到來，最能引起婦孺和念經人的快樂和憂愁！在禮拜五那天，他們就飽餐那些預備過節的食品，星期六他們又亂喫紅蛋。那些老師傅今天爲要預備一切事務，所以來去匆忙地忙過不了，他們買了些白紙，裁成小方條，在每一片紙條上寫着：(a r m s)等字樣。禮拜六那天，他們就輪流着到人家裏去，念這些紙條上寫着的字句，他們所訂的條件是無論誰祇要是念到第四片紙條時，主人就應當餽贈他們食物。尚有一種法子就是不論誰要是把寫有

符咒的紙片吞服了，定能消災避禍，並且還可以防止眼發炎的病症。民衆們聽見他這種過分的宣傳，都信以為真，果然把那些粗澀的紙片吞嚥進去，於是就贈送老師傅們一些紅蛋。孩子真佩服他的老先生，在星期六那天會有那樣高的本領到民間去收集那麼多的紅蛋，數目差不多有好幾百。老師傅們在過節的日子不僅祇忙着剪裁這些小紙片就算完事，然而他們還有更奇怪的手段呢？就是再買了一些白紙，裁成寬長的紙條，在紙上寫着穆聖遺物的詩：

穆罕默德遺下兩串念珠，一部古蘭經，

一個眼藥瓶，一床禮拜氈，

一盤石磨，一根手杖。

他們寫完這首短詩後，又再加寫一些禱文，據老師傅們考據的結果，斷定牠是敘利亞古文字，他們寫在紙條上的咒文是這樣的：『旦白杜·旦白，枯拉·枯欄德，撒拉·撒朗德，綏蒲里·綏蒲里·白吐吶；上帝啊，請你關住離我們較遠處的魔鬼，使它不要到我們這裏來，使附近的魔鬼也不要傷害我們……』他們把咒語寫完了，就一片片地捲起來，向着人家去分發給一般婦人及小孩，

收到紙條的人就用銀幣，麵包，乳酪和一些糖果送給他們，這些老師傅還對人宣講道：「誰要是準備了這種符咒，就能預防颶風所帶來的惡災。那些婦女們佩上符咒時，心裏確實感覺有些安慰似的。但這尚不足以消弭清明節日的凶災，預防的方法是應該把一些大蒜破開，掛在門上，同時在清明節那天，還得多喫豆芽，千萬不能亂喫其他的雜食。」

\* \* \*

(十七)或許是上帝要使老先生因為孩子而遇到許多麻煩！這些麻煩並不是輕易就解決了，因為老先生隨時要試驗孩子背誦文法詩集千章和其他的書本，在這種情形之下無形使孩子變成魯莽而自傲的人，看不起他的同學和老先生，把自己看成一個富有學識的才子，因此他的學長不論命令他做什麼事，都加以強烈的反抗！這些都算是較為細小的磨折罷了，同偶然發生的一椿禍事相較，這真是出乎意料之外，是多麼嚴重的奇禍！能夠使老先生的職業發生了動搖，原是在最近的幾日內政府由開羅派一個專員到鄉下來視察田地和道路的工程，他是一個中年男子，頭戴紅帽，身穿洋服，且能說法國話，據傳他是出身於工藝專門學校的人，他的風度很飄灑，他的身影

都顯得很輕快！日子久了，喜歡他的人都一天比一天多，認識他的朋友，有邀他到家裏去坐談，或邀他去參加集會的，後來這位委員同孩子父親的情感特別濃厚，竟成了莫逆的朋友。從前老先生的習慣是每天都要到孩子家裏來念古蘭經的，每月領薪水一元，在鄉間算是最高的工價了，須有面子的人，纔能擔負的。當初老先生也很喜歡委員的爲人，而且很讚揚他。齋戒的月份到了，在夜晚全城的人都集中在一個名商的家裏，老先生也逐日到名商的家裏去念經，老先生休息的時候，由孩子代替他念幾章。有一天晚上孩子所念的古蘭經，已被視察員聽見，後來視察員就對孩子的父親說道：「你的兒子所念的古蘭經念法，完全錯誤，必須加以改正。」父親回答道：「不久他就要到愛資哈爾去跟那些學者學習的了。」視察員說道：「我懂得古蘭經的念法，且是按照哈費階的宗派念法。」我能使他在愛資哈爾時就了解念法的原理，同時也就容易摹仿七家或十家或十四家的念法。」父親懷疑地問道：「難道古蘭經你都能念嗎？」視察員回答道：「不錯，我真是懂得念法的人，若不爲公事的牽累，那我定能教你的兒子學習各家的念法的，然而我卻願意每天教你的兒子一點鐘。」

哈費隋家的念法，讓他學習念的技巧，並常作考入愛資哈爾的正確的準備。在場的人都詫異地問道：「怎麼戴紅帽而會說法國語的人能夠背誦古蘭經，並且懂得念法？」視察員回答道：「我原是愛資哈爾大學出身的人，曾學過宗教學，已有相當的根柢，然後再轉到工程學校去學習工藝，直到畢業。」在場的人都讓道：「就請委員爲我們念一節古蘭經。」委員當即允許他們的請求，就把鞋子脫下，屈膝跪在椅子上嚴正地朗誦猶太章，他們的耳福再沒有享受過這樣優美的念法。你不必問當時全場的人對他的傾慕和尊敬的熱烈是達到何種程度！你不必問當時老先生所激起的忿恨和沉悶又是達到何種程度的了，確實老先生在那一夜好像是被響雷震動過似的，懊喪得睡不着覺。

第二天孩子的父親就打發他每天到視察員的辦公處去學一點鐘的念法。孩子非常喜歡，同時慣於把他的愉快告訴學校裏的小同學們。你不必問老先生聽見孩子讚揚視察員時，心中所起的忌恨，有時他忍不住要大聲呵斥孩子，並禁止他以後不得再提及視察員的名字。

孩子到視察員的辦公處去，視察員開始教他兒童的禮物和學習念法原理，教他高音和鼻音，

低音，重音，使他溶貫通各種念法。孩子異常欽佩這種學問，每當他在學校裏對小同學談敘時，常常形容先生不懂高音，也不會利用鼻音，更不懂詞句的頓挫之音及輕重的念法。這些背談往往容易傳到先生的耳裏，使他深惡痛疾！有時簡直把孩子逐出校外。

孩子跟着視察員念古蘭經內的第一章，視察員教他關於休止或連續的念法，孩子就細心摹仿他腔調，雖然他在小學校裏也按照這種法子念古蘭經，他父親也偶然試驗他，耳聽他用新法朗誦的古蘭經，宛轉悅耳，心裏非常快慰！連聲嘖嘖地讚揚視察員。什麼怒惱再比老先生的怒惱更甚的呢？當他聽到父親讚揚視察員的時候，孩子整年都在家裏隨視察員念古蘭經，不知不覺地他對哈費隋家的念法已較有心得。更進一步學習威利施家的念法了。

孩子歡喜到新屋裏去，正爲他對視察員很尊敬，再則他對學習古蘭經的念法，很有興趣，並想藉這個機會激起先生的怒惱，同時還可以在同輩間顯露頭角！不錯，他在這一年的最初兩個月的心情，確實是這樣的。然而在兩個月以後，他已被視察員的家所吸引而貪戀着其他的事情了……原來視察員的年紀很青，不過四十歲左右，他娶了一個年紀不滿十六的少女爲妻，還沒有生過孩



子，在他的寬敞的屋子裏，祇住有少女和她五十歲的祖母。最初孩子到屋裏去，來來回回的忙碌着，除了視察員知道，就沒有一人注意他的行動。日子經久了，少婦就來和他談話，多問他與母親和姊妹以及家庭的狀況，最初孩子感覺同一個少婦談話有些不便，所以很羞澀地回答她，後來不但感覺害羞，簡直有點貪愛，而處之泰然！更進一步少婦和孩子就發生了純潔的愛情，這時孩子的靈魂是甜蜜的，心情是溫柔的，他們的這種交情，使老太婆感覺很難為情，然而視察員卻一點也不知道。

後來孩子到視察員的家裏去，多在被指定的時間前一兩點鐘，因為他想藉這個機會與少婦談話。少婦也在家裏等待他去，孩子一進家，少婦就把他牽到寢室裏去，一同坐在床上，任性談笑，慢慢地她倆也就玩耍起來，但這種玩耍是純粹的孩子的遊戲，僅祇這點遊戲也就夠孩子舒服的了。孩子常常把這些事實告訴他的母親，母親聽了也很好笑，但是對於少婦的寂寞的生活很表同情，因對孩子的姊姊說道：「一個幼女配一個老頭子，並且一個異鄉人到此地來，舉目無親，既不相識一人，也沒有一人認識她，所以沒有遊玩的地方，這難免要使她感覺沉悶的了。」

自那天起孩子的母親就想辦法同少婦發生關係，常常請她到家裏來玩，母親也常常到她的家裏去看她。

\* \* \*

(十八) 孩子的光陰就這樣消磨在家庭，小學校，法院，清真寺，學會，跳神會，和視察員的家中，他感覺沒有甜蜜也沒有苦味，有時稍感枯燥煩悶罷了。他這樣在散漫的環境中糊混，難免要有一天使孩子真正吃苦，他的運氣不好，漸漸地使他悲觀厭世，真實領略人生的無味。時光確實能使人痛苦，使人受難，有時使人留戀紅塵，感覺繁華世界的可愛，萬事如意。孩子有一個小妹妹，家裏的人要算她的年齡最小，祇有四歲，但她的動作敏捷，口才流利，想像豐富，言語甜蜜，家裏人都愛和她在一塊兒遊戲，有時她會單獨把很長的時間消磨了，她有的時候自言自語地對牆壁說話，正是母親對客人所說的一切客氣話，她能對她前面擺設的各種玩具，設置靈性好像是一些有力的生物，並把他的個性加在那些玩具上，譬如認這個玩藝是婦人，那一個玩藝是男子，那一個玩藝是青年，那一個玩藝是少女，小妹妹不時來往這些擺好的人物之間，她很有趣地伴着牠們玩，忽然又動怒發

愁，一會兒又心平氣和，家裏人都定睛看着她玩各種變化的玩藝，莫不引得捧腹大笑，感覺很有興趣！但是她毫不理會在旁參觀者的舉止或批評。

新年的佳節快到了，孩子的母親匆忙地預備慶祝過新年的點心，這幾天內所有過年必需的，新鮮麵包和甘美的水果，都備辦齊全了；兄弟姊妹們也忙着預備他們的用品，年長一點的就向着縫衣店裏去，有時到鞋匠那裏去買皮鞋，年幼的小弟妹們看着大人們匆忙的情景，感覺很有興趣，至於我們的孩子當怎樣感覺呢？他祇覺得是富有哲學的意味罷了——因這已成了他獨有的個性和習慣。因為他既不需求到縫衣匠和鞋匠裏去，他對這種匆忙的動作就不感覺興趣了。然而他卻喜歡獨自一人生存在一個環境裏靜悄悄地深思，這因受從前所閱讀的一切故事和雜書的影響，所以他的純潔的腦力，都有變化。這一天雖是過新年，但是孩子卻變成一個疲倦和聊倒的人了。他遭遇了這麼危險的病症，卻沒有人注意他而加以醫治！鄉村裏的婦女，有一種淺薄的知識，她們依靠這種信心，所以孩子初病時雖是這樣嚴重，母親卻漠然置之……誰個孩子吃了五穀不生毛病，祇須一日一夜就全愈。有時固已引起母親的注意，但是卻想不到去請醫生來診治，她們根本就

不知是醫生是什麼，祇知道依靠她們淺薄的知識——婦人特有的拙劣的知識，因為風俗是這樣的牢不可破，所以孩子的眼睛就遭此不白的冤枉已致於失明。他最初患眼病時，曾被馬虎了四五日沒有醫治，後來才去請了一個罐頭匠來用土法子診治，於是他的兩隻有用的眼睛就這樣給斷送了。同時他的妹妹的生命也爲害了，眼痛遂痛楚得把生命斷送了。最初他的妹妹害了熱病，一天比一天加重，但是卻把她抱去放在屋子的角落裏，母親和姊姊時時走來照料她，有時喂她一些滋養品，但是這些食品的質料是好是壞，她們全不知道。屋裏不斷地有各種動作，一方面有人忙着做麵包和乳酪，另一方面又有人在打掃客堂和房屋，家裏的孩子們依然的玩耍着，年長的青年早已穿上了新衣服，穿上了新皮鞋，父親卻晝夜來來往地忙去拜訪他的親戚和朋友。

新年前四天的下午，完全的動作忽然停止，母親好像是已發覺在屋裏將有可怖的兆頭。過去未曾有的死亡將要走進這屋子裏來了，痛苦與悲哀將使她們真正領略到。果然正當母親在那裏工作的時候，忽然聽到孩子淒楚的叫聲，母親立刻拋了一切事務向着出聲的地方趕去，祇見小女孩繼續不斷地叫喊。姊姊們也停止她們的工作，跑到小妹妹那裏去，小女孩依然叫喊，祇見她翻來

覆去地在母親的手肘裏掙扎！父親遠遠地聽見也告辭了他的朋友，趕到女兒那裏去，女孩依然叫喊，全身不住地發抖，面容變得蒼白，冷汗簌簌地淌流！哥哥弟弟也放棄他們的遊戲，全都奔到那裏去。但是女孩的叫喊，更加淒厲而哀惋！在這種情況下，圍家的人都有一種不快的沉默，人人圍繞着孩子，摒息凝氣地在互相呆看……時間是一點一點地消逝了去，任何人要是遇到這種景况，難免要焦頭爛額的，何況是他年邁羸弱的父親。祇見他懷喪地掉轉身子就走，口裏咕嚕地念着禱詞，希望這種苦難能夠輕易消去，至於年青的弟妹，也不知不覺地暗暗躡走了，他們的心裏仍牽掛着那有趣的遊戲，也就停止而沒有繼續玩下去，他們在家裏也寂靜沉默着，母親懷喪地抱着病危的小女孩坐在條凳上，用一些她也模糊不清是什麼性質的藥水，灌在小女孩的眼睛裏，然而女孩更叫得厲害！萬料不到孩子的年齡不過四歲，她會顯出這樣大的力量。這個時候已是傍晚，家裏的飯菜早已備辦好，哥哥姊姊們都來吃飯，父親也來同他們一齊吃，但爲着孩子不停的叫喊，致使他們的咽喉都緊澀起來，實沒有心緒再嚥下一口去，好讓餐桌上的食物，原樣地擺在那裏，他們就各自散開了。女孩顫抖的叫喊，依然繼續着，母親有時注視女孩，有時不知不覺地把手伸開，抬起頭來向

上帝祈禱，甚至煩燥得把面幕都揭下來，這要算她破格的舉動了。但是上天的門在那天特別關得緊，許是命運已經注定小妹妹的結局是該這樣的。父親不斷地念着古蘭經的禱文，母親也繼續着她的哀求，最奇怪的事是這樣多的人，竟沒有一個會想到去請醫生來醫治一下，直到深夜人靜時，小女孩的叫喊就慢慢地緩和下來，聲音也較前微小，掙扎也頓然停止；這樣一來，致使母親相信定是上帝允許她和她丈夫的祈禱而除去小女孩的兇災了。論實際災難是解除了，好像上帝已經憐憫這個小女孩，使他的聲音平和，顫抖停止，這正是憐憫的象徵！母親在旁看護她的女兒，想像着她將要睡覺了，當她看到女孩沒有聲音，也沒有動作，依然保持她的常態時，祇見一股輕微的氣息在她稍張的兩脣間起覆着，繼而忐忑的輕氣已經斷絕，女孩就這樣永別人世而一命嗚呼了。

女孩究竟是害什麼病症，爲什麼這種病症會斷喪她的生命，祇有上帝能夠知道。

在屋裏繼續不斷地起了一種號叫，另外生出一種騷擾！然而並不是女孩的叫喊和掙扎，而卻是母親看見死亡後的悲哀，發覺喪女的震動。一霎時，青年和兒童們統統都向着母親那裏奔去，祇見父親卻已捷足先登了，當這時母親暴怒急燥的狀態，真是難以言語形容，母親素來沒有的咒罵

和怨恨，都劇烈地她的由唇舌間迸發出來，眼淚簌簌地淌流，幾至打斷了哭聲。並用手猛烈地打擊臉頰，父親站在她的前面不發一語，祇見他汨汨地流着眼淚！鄰居的人聽到叫聲都迅速跑了來，父親尙勉強支撐着接見一般到家裏來的朋友和親戚，至於那些兄弟姊妹們都各自散開了，心腸較硬的則去睡覺，心腸較軟的則終夜守候。母親在死屍的前面，仍然保持她的暴怒和急燥！祇見她終夜哀呼，抓臉，捶胸，她周圍的女兒及鄰人們也摹仿她哀呼，抓臉，捶胸，直到天亮。

送喪的人把女孩送到她永遠不能歸回的處所，親眷的人都紛紛回來看望女孩的母親，什麼再比這個時候使她傷心的了，那天早晨正是新年元旦，家裏早已預備很多過節的用品，例如宰殺牛羊，這是何等樣吉祥的一天，家裏祭祖的牛羊不是早已宰殺了麼？什麼再比這更使母親傷心的呢，當正午時父親把女兒送上墳地去安埋而轉回家裏來時。

自那天起憂愁也就不斷地佔據了這個家庭，僅祇一個月的工夫，年邁的祖父也在小妹之後死去，再過一月，久病的外祖母也隨之而壽終正寢了。這樣一來，致使母親的苦痛沒有解除又繼續痛楚，孝衣沒有脫下又繼續穿孝衣，她對這些死者的情感，有的使他悲傷哀惋，有的使他自嘆解慍，

慢慢地演變到這個慘痛的日子——家人都沒有遭遇過的可咀咒的日子。那正是注定母親的生涯要永遠追隨憂愁，使她的黑髮變成白髮！在這天就判決母親須得穿上黑服度過她的一生，她吃飲食並不是爲了歡樂，她笑則已，但笑必有憂愁的痕跡；她不睡覺則已，但睡須在哭泣之後；她不起床，除非經過痛哭；她不吃水果，必須窮人與孩子同她分吃；她在元日，和預備歡迎新年的時期，她都不知怎樣尋求快樂，這些情景祇是徒然增加她的悲傷罷了。

這一天正是一九〇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在這年的萬惡的夏季，霍亂症在埃及很流行，殃及整個民族的安甯，毀壞了無數的城鎮，使全家的人都死絕！孩子的老先生在這時趁機忙着寫便條售賣，許多學校和私塾統統都關了門，開羅衛生部派來的醫生分配在各地地方服務，他們帶着醫藥和帳幕，盡量收容害病的人，人人都驚悸地過着暗淡的生活，因此這一家的遭殃就成了別一家的警戒和談話的資料！她們都好像是期待着什麼似的，祇有聽候命運的制裁，孩子的母親恐怖異常，焦慮萬分，每天都懸心着她的兒女們是否受霍亂症的侵襲，當初孩子有一個年約十八歲的二哥，生得異常漂亮，聰慧靈敏，賽過全家的人，並且心氣溫和，舉止文雅，最能懂得怎樣孝敬父母，他同兄弟



姊妹們相處，也能順長扶幼，永遠面帶笑容。他考取了高中文憑後，再入醫學院肄業，祇等到秋季開學的時候，他就要轉回開羅去了。在這時恰遇霍亂症流行，他就到城裏的醫生那裏報名參加他們做救治的工作，並告訴醫生他實習的期限，可以到八月二十日爲止。

有一天孩子的二哥很高興地轉回家裏來，最初同母親見面，玩了一會就對家裏的人說道：「今天城裏受災的人最多，不過二十，可見霍亂症已漸漸減輕了。他雖然說了這些話，但是已感覺心裏有些不舒服，氣喘吁吁的；他又照着普通的習慣走到父親那裏同他坐着談了一些話。他就同他的同伴們到亞伯拉欣河畔那裏賞玩風景！晚上回家時，同兄弟姊妹們玩得很有興趣！他並且勸戒家裏的人，應該多吃大蒜，可以預防霍亂症！同時他自己也吃了許多大蒜，兄弟姊妹們都聽着他的話，吃了不少的大蒜，至於父親和母親，好像對於用大蒜可以防霍亂症的說法是不相信似的，所以一點也沒有吃。

屋裏靜得很，不論大人小孩家畜都已沉沉地睡着。直到夜半，這種寂靜的空氣，突然給衝破了，全家的人都嚇得發抖，莫明其妙，那時孩子的父親和母親正站在走廊的地方，在黑黝的天空下談

心，他們兩人知道是二兒子的叫聲，於是就不斷地喊他的名字。家裏的人都由床上跳下，向着出聲的地方跑去，年幼的孩子們卻爬起來坐在床上，用手揉着眼睛，想明瞭叫聲的恐怖實情！難道有什麼要命的奇禍發生嗎？

後來孩子們纔認清出事的真相，原來是他們二哥的嘔吐和狂叫！過了一兩個鐘頭的工夫，二哥纔顛着腳尖由房裏走到空曠的地方，想盡力苦撐着，不要擾醒了家人的睡眠，直到他的病症加重，不能再支持，和他溫和的態度不能保持的時候，他纔大聲的喊叫了。父親遠聞這種危急的殘喘，最先感覺恐怖，繼而孩子的母親和全家的人都隨着恐怖起來了。

這樣看來，可見孩子的二哥在歸家的路上已經染了霍亂症，他母親早已感覺她的一個兒子，已經染了怪症了。在那天夜裏父親顯出了使人佩服的態度，祇見他所表現的是何等樣地鎮靜！他是嚴肅而又憤慨！但他總是自己壓抑住自己，可是祇要由他的部份的聲音去觀察一下，即可證明他的心已經碎了，姑無論怎樣他總是繼續撐持着。他把兒子抱到房裏去，使他睡在床上，便吩咐那些兒子們，要他們遠遠地同病人隔絕，父親忙出大門來，喊了兩個鄰居的人，叫他們去請醫生來診

治，一點鐘以後，他們已經把醫生請來了。

在這個緊要關頭，母親也盡力忍住了她的恐怖，相信她的兒子總會恢復原狀的，所以滿含熱望地去看護他，甚至離開病人踱到廡房裏，舉起兩手向着上帝替他的兒子祈禱！當她聽到兒子的嘔吐和殘喘時，她就迅速忙到病人的榻前，把病人抱起，用手扶着他的頭，口裏不斷地念着禱文。

家人既大都關心少年的病，所以長輩就無法阻止年青的兒女到病房裏來，所以在病人的房裏已擁擠了全家的人，全都靜靜地圍繞着病榻，少年祇要他的嘔吐稍減，就對母親說些有趣的話，並同小姊妹們嬉戲，醫生進來加一番細心的診治以後，對他們說出一些病況，並吩咐他們一些應辦的事。第二天早上，醫生也就回去了。母親在屋裏用心看護她的兒子，父親呆坐着不發一語，不但沒有心緒再祈禱，而且凡有人問他話，都不回答。

孩子的二哥染了暴症，已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在這時他訴說他的腿部有些兒酸痛，於是弟妹們都輪流着替他揉摩，有時揉得高聲喊叫，有時則靜靜地忍着痛苦，他常常想法安慰父親和母親的心，全家的人這樣度過清早，早已焦頭爛額，好像這天的早晨是暗淡而沉靜的，充滿了一些肅殺

的氣象！這時在屋子外邊已擠滿了許多男人，他們是來慰問父親的，在屋內也擠滿婦女，她們是來慰問母親的，父親母親和慰問的人都在匆忙的狀態中，醫生一點鐘一點鐘地等着，期待病人的病好轉，害病的少年叮寧家人須得打電報去催他在開羅愛資哈爾大學念書的大哥，和在埃及北部經商的叔父，他常常索閱鐘表注意時間，好像他的時候已經緊迫，也好像惋惜他的這一死，不能再與他年輕的哥哥，老邁的叔父見面了。唉！唉！這不是一個慘痛的結局麼？這是一九〇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禮拜五的午后三時。

醫生失望地由房裏走出，暗暗地對他的兩個親戚——也是父親的朋友——說道：「這個少年的病已到最危急的時候了。」這兩人聽了醫生的話，就同父親一齊到病人的房裏來，今天孩子的母親算是她的生活過程裏，初次與外面的男子接觸了。

少年在病床上，爲了病痛不停地掙扎着，有時想站起來，有時又跌倒下去，有時靜靜地坐着，有時索錶去看鐘點，有時嘔吐不停，母親駭得目瞪口呆，那兩位親戚不時安慰病人，病人回答他們說：「難道我比穆罕默德聖人還要貴重嗎？穆聖不是已經去世了嗎？」他叫他父親過來安慰幾句話，

但他父親迴避着沒有答應他，少年爬起來站住不久，仍又倒睡在床上，還想再站起來，卻已四肢無力而跌倒了，我們的孩子，那時恰在這屋子的另一個房間，悲哀和恐怖，癡獸和煩悶襲擊了他的內心……

到這個時候，少年已氣息奄奄地仰臥在床上，最初稍有呻吟，過了一會，呻吟也漸漸地離遠了，孩子淡忘的事太多了，但他絕忘不了少年最後所呻吟的那一聲，這一聲是何等樣地微弱細小而扯長，一霎時則已奄奄一息，這時少年的母親勃然興奮起來，她已忍到不能再忍的時候了，祇見他哀傷悲痛地哭喊！兩親戚扶着她由房裏出來，容色好像死灰，祇見她垂頭喪氣地傷感着，她由房裏出來時，胸中所發出的哀訴！孩子祇要回想起來，心裏立刻就會酸痛，少年死了以後，那兩位親戚就用布帶綁住了他的下額，把他的身子安頓停妥。就走出來會見少年的父親，同時那兩位親戚還記得在房子的隔壁還住着一個孩子，於是有一個就折轉來把孩子提到人多的地方放下，好像放什麼物件似的。

過了一些時候，他們將少年的屍體洗乾淨並用白布把屍體包好，就舉行了殯禮，而由送殯的

人抬到墓地去安葬。

一切都是預先安排好了的，幾乎靈柩還沒有送出口，第一個趕來抬靈柩的人，正是少年臨終時延挨數分鐘而盼望着見一面的叔父。

自那天起，深沉的憂愁已經籠罩了孩子的家，不論遇到任何能夠引起歡笑的表示，全體老幼都加以避免。

自少年死的那一天起，父親祇要坐着吃早點或吃晚飯的時候，就會想起了他已經死去的兒子，情不自禁地常常感傷流淚！母親在旁邊也常常隨着父親哭！四周的兒女們最初總設法安慰二老，倘若勸諫沒有效果，他們也都完全哭了起來。

自少年死的那一天起，這家人就常常過河去上他的墳，這種上墳的舉動，在以前他們都公認是最沒有意思的。

自少年死的那一天起，我們孩子的本性也完全改變了，他相信上帝是實有的，因此他就採用種種方法去接近上帝：他有時救濟窮人，有時祈禱上帝，有時念古蘭經三遍。孩子隨時這樣戰戰兢兢

兢的行善的原因，並不是想混日子或是求人憐憫，也不是怕死，他確是發覺他已死二哥是在普通學校念書的，對於許多宗教的責任都沒有做過，孩子爲要彌補他的缺點，所以常常加倍地做些好事，希望減輕他哥哥的過失，他哥哥死時的年齡不過十八歲，孩子聽得父親說一個回教信徒，祇要他的年紀到了十五歲，就須齋戒和禮拜。孩子計算他哥哥所負的宗教責任共有三年，每當孩子按日履行自己的宗教儀式，例如每五次的祈禱外，再增加一倍，一倍歸自己，一倍歸哥哥，每年齋戒兩個月，一個月爲自己，一個月爲哥哥，他這樣做並不是要人恭維他，但他卻是在暗中舉行的，好像成了他和上帝間的特殊約會了，他遇到吃飲食和水果，除了自己的份子必先散發一些給窮人和孤兒，他幾個月內的好事，都按時履行，沒有絲毫的改變。孩子自他的二哥死後纔認識什麼是失眠。他有好多時候通夜睡不着覺，就爲的回憶他已死的二哥，有的時候，他朗誦古蘭經的虔誠章數千遍，希望所得的回賜歸他的哥哥享受，或摹仿從前由故事書裏所學的詩式作成輓歌，盡情輸洩哥哥死去以後，他所受的憂愁和痛苦。每念完一首，必念穆聖讚美詩一遍，也希望這種頌讚的回賜歸他的哥哥享受。從此以後孩子認識什麼是惡夢，哥哥害病時的情景，每天夜裏都一幕一幕地映出，這

種狀況繼續了好幾年頭。他的年紀也一天比一天的長大了，後來他已受了愛資哈大學環境的影響，所以對於哥哥害病時的情景，祇是偶然回憶，在這時他已是壯年或中年的人了。

生活的改變，他的思想也略有改變，就不像從前對他哥哥那樣的虔誠，他在夢中看見哥哥，每星期最多不過一次罷了。

日子久了兄弟姊妹們對於少年的記憶也稍有改變，不知不覺地也漸漸地淡忘下去。孩子的朋友們的腦裏也沒有回憶的痕跡！甚至父親記想他的已死的兒子也成爲偶然間的事情了，但是在他的家裏，祇有母親和孩子永遠記想他，尤其在每天黃昏後，就開始想他。

\* \*

(十九) 有一天父親對孩子說道：「這次你真的可以同你哥哥到開羅去進大學，你將成爲愛護聖教的學生了，以後你應該發奮讀書，我希望我活在世上的時候能看見你的大哥任法官，你成爲愛資哈爾的學者，坐在一棵柱子的旁邊，有大批學子，圍繞着聽你講學。」

父親對他的兒子說這些話的時候，正是一九〇二年秋的一日。下午，孩子聽了這些話，既



不相信，也不加以否認，祇是一心期待着時光使牠成爲事實，或是成爲泡影！因爲父親常常說過這樣的話，他在愛資哈念書的哥哥也常常這樣允許過他，後來他哥哥固已要轉回開羅上課去了，他自己卻仍然徘徊在家庭，學校，法院和老人會之間。

實際說來他不懂得爲什麼父親在這年又會慨然履行約會，這天孩子忽然得到一個在幾天以後就到開羅去念書的消息！禮拜五那天孩子看見他自己確實在預備旅行的行裝了。在晨光曦微中，他也看見自己在車站上，蹲着發愁，似乎是在靜默深思，哥哥看見了就對他說道：「你不要這樣垂頭喪氣的，有什麼事值得你發愁！千萬不要使你的哥哥難爲情。」父親也諄諄告戒他說道：「你愁甚麼？你不是一個男子漢麼？你捨不得離開你的母親麼？或是你貪戀着仍要去玩耍，但你也已玩了這樣長的時期還不夠麼？」

這個時候，孩子站着發愁並不是爲與母親離別，也不是爲了玩耍，但他卻因爲了忽然想起長眠尼羅河畔的二哥，他回想二哥的原因，是他平素總憧憬着將來在開羅有一家弟兄三人，孜孜於學問的探求，兩個在愛資哈大學，一個在醫學院。但是現在三個缺少了一個，想到這裏所以他就傷

感不已。他聽了父親的勸告後，一句話也沒有說，祇是盡量止住憂愁，甚至顯出微笑！要是他不這樣勉強使心緒平和一點，那末他一定要放聲大哭，致使左右站着的父親和大哥都會感傷涕哭的。

火車蠕蠕地開動，走了幾個鐘頭的工夫，孩子看見他的身子已和開羅一般愛教的羣衆相處了。好多學者都來看望他大哥，問他的安好，大哥便送他們一些由家裏帶去的食品。

過了一天，恰是禮拜日，孩子已然看見他自己是在愛資哈的大禮堂裏做禱告，他聽見宣講者的腔調是很響亮的，R與G的字母特別念得明顯，這種念法若同鄉下人所念的比較，不過大同小異，但是意思卻易於了解。演講詞裏所附帶的聖訊，仍是那麼一套，讚詞也很相同，至於祈禱的時間，不長不短恰與鄉間的一樣。

孩子回到家裏或說回到他大哥的宿舍中，感覺有些煩悶！哥哥問他道：「你對於學習古蘭經的念法以及選擇背誦的功課的意思怎樣？」孩子回答道：「我不再需求學這些東西了，說到念法我早已有相當的把握，至於背誦那根本是用不着；難道你的功課是需要念嗎？我不是像你一樣地已經念夠了嗎？現在最主要的是求一點新的知識，所以我要學習的知識是文法，論理和認主學。」

哥哥嚷着說道：「夠了！夠了！在這年你祇要學習法學和文法就算是盡善盡美的了。」

禮拜六那天，孩子起得很早，他洗完臉後就去禱告，他大哥也同樣地起來洗臉禱告，過了一會他大哥就對他說道：「今天你同我到某教堂裏去上課，這是我的正課，你祇能旁聽，等我上完了課以後，再領你到愛資哈去，替你請一個先生——他是我的一個朋友。你可以跟他學習初步的知識。」孩子回答道：「我們現在學的這種功課究竟是什麼？」哥哥笑着回答道：「牠是伊本·阿比德所著的法理學。」哥哥說這話的時候是多麼的起勁啊！孩子問道：「教師是誰？」哥哥回答道：「是大學者某……」孩子從前曾聽過這位教授……的大名，不止多少次了。從前他父親常常提這位大教授的名字，常認為和他相識的運氣好對各省的法官誇耀。母親也記著這個名字，她曾認識法官的婦人，說她是一個粗魯蠻橫的女子，她雖然盡量摹仿城市婦女的裝飾，總是弄得四不像，成了一種不新不舊的裝飾。孩子的父親常問他的愛資哈的兒子——當他由開羅歸來時——關於教授的事情，尤其是他講學及門徒的事。於是愛資哈的兒子就告訴父親說大教授的品位是最高法院的院長。圍着聽他講學的門徒不下數百餘人。孩子的父親常常促他那愛資哈的大兒子依照大

教授的念法高聲朗誦，少年學得完全相像，引得父親自傲地發出哈哈的笑聲來。父親對他的大兒子說道：「難道你認得大教授麼？」少年回答道：「由那裏會不認識他呢？我與幾個同伴算是他最寵愛的學生而博得他的厚愛的，我的正課是跟他在大教堂裏學習，同時還在他的家裏選修一些功課，往往在公事完畢後，就和他同桌吃飯，飯後又替他整理大批的書籍。」少年進一步對大教授的家庭加一番形容！尤其對他的客廳裏的陳設和圖書室裏的古典名籍，更敘述得歷歷如繪。父親聽了羨慕非常，趁着拜訪親戚朋友的機會，把兒子所說的這一套話，以驕傲的態度講給他們聽。

這樣說來，我們的孩子算是認識了大教授了，畢竟他能到班子裏聽大教授講高深的學問了，這是多麼榮幸的事。他脫了鞋子，走進教堂門，不論在席子上走着或礎石或細軟的地毯上走着的時候，又是多麼的快慰！他坐在礎石柱旁的毛毯上，又是多麼樣的愉快，他用手摸着地毯時，覺得牠的光滑和柔軟十分可愛，他回憶起父親對他說：「我希望在活着的時候能夠看見你的哥哥任法官，你是愛資哈爾的學者。他想着這些希望的時候，不知不覺地以爲是愛資哈大學的教室裏了，在他看來，這個大教堂的柱子，正與愛大教室內的柱子一些也沒有分別。這時在柱子旁發出一些響

亮的聲音，過了一會這些聲音也漸漸減低，至靜無聲，這時他哥哥用手拍他的肩頭低聲說道：「大教授來了。」上課的時候，孩子聚精會神地傾聽着，他究竟聽見些什麼呢？孩子聽見的是輕悄、恬靜、莊嚴的聲音充滿了教授的唇舌，你說他是自尊或說他是威嚴都可以，但是這些聲音總有點古怪，孩子認爲很抱憾。因爲他聽了好幾分鐘都沒有認清大教授講的是什麼，慢慢地他纔聽出那些先由教授的口裏發出而又在教堂的上空迴旋的聲音，他纔明白教授所講解的一切。自那天以後他就看不起一切深奧的學問了。他曾親自聽到教授講解：倘若一個人對他的妻子說，「你是被離婚的妻子或你是不合理的妻子」那麼他的婦人就算是同他離婚了，無論誰祇要他說出了這些離婚的話，那他就是願意和他的妻子離婚了。以後你不論用什麼好話去說合，都沒有用。大教授念這些條文，是用很好聽的音調的，他念的時候很有精神，連氣都不喘一喘，這種用好調子講學的法子，老教授認爲是最甜蜜的音樂……

\* \* \*

(二十) 我親愛的女兒呀！你的心是很平和的，你的靈感是純潔的，直到現在你的年紀不

過九歲罷了，像這樣的年紀，正是小孩崇拜他們的爸爸和媽媽達於極頂的時候，他們簡直把他們的爸爸和媽媽看成是他們的生活的模範，所以不論說話或動作都受了他們的影響，盡量的摹仿，遇到同小孩子在一塊兒玩耍時，常常誇躍他們的爸爸和媽媽的光榮，孩子們隨時幻想他們的爸爸和媽媽在幼小的時候，就像現在一樣是善良廉潔的模範了。事實就正像孩子們所想像的那樣嗎？你不是看見你的父親是男子中最慈祥的人嗎？你不是看見他的生活和你現在所生活的一樣地舒服嗎？你不是喜歡你現在的生活正像你父親八歲時的生活一樣嗎？雖是這樣你的父親總要盡力去擔負他所能與不能的痛苦，爲的要使你避免他在孩子時所過的困苦生活。我的愛兒呀！這就是我的生活的一個過程。我一定不把實情告訴你，如若我把實情告訴你，反而使我大失所望的。同時對你純潔的內心與現時的甜蜜生活，開了一道憂愁之門？一定我不能告訴你實情，希望你的年紀稍長時，能夠由書本裏去領略深意而加以判斷的。這樣你就能認識你父親是多麼地愛你，並盡力使你享福！果然我的希望已經實現，確實你已避免你父親兒童時代所受的艱難了。不錯，我的愛兒呀！你一定能認識你父親在這個階段的生活。我瞭然你的心很軟，倘若我把你父親的事情告

訴你時，那你必然會動情而涕哭起來的，有一天我看見你坐在父親的臥室裏聽故事，當時你父親告訴你文豪馬利克的故事：這位國王是一個詩人，他的眼睛瞎了後，就由宮裏出來，他不知怎樣走路，公主看見了立刻跑來扶他，並指引他路向。我看那天你聽了這個故事，最初還勉強微笑，後來臉色也慢慢地變白了，祇見你皺着眉頭，話也說不出，不多一會你簡直忍不住要大哭起來，並在你父親的臉上接吻，你的母親快來把你抱過去，不久你不安的神情也就安定了，這種情況，你父親深切的了解，你母親也很明白，並且大家都心領神會。你所以涕哭，就爲你看到文豪馬利克的命運正像你父親一樣地是瞎了眼睛的人，既不能看見什麼，也不能自動走路，因此你爲父親哭正像爲文豪哭一樣。我明白你有點孩子氣是傾向玩耍和嘻笑的，而且還顯出了有點粗野。我的愛兒啊！若是我把你父親幼兒時的情形告訴你，我恐怕你定要顯出傲慢而嘲笑他的。然而現在可不同了，我相信我把你幼時的情形告訴你，你不會傷心，也不會嘲笑的。

我回想在十三歲時，父母就把我送到開羅的愛資哈大學宗教學院去念書。那時我的身體很瘦弱，臉色也顯得枯黃，服裝更褻褻不堪。雖是小康之家的子弟，但比較富的也算貧窮了。凡看見我

的人都視得很輕視，那時我所穿的汗衫很髒，長衫的顏色本來是白的，也變成黑色的了。內衣上已染了食物所污的黑點了。腳上的破鞋，已補得不能再穿了。爲了這樣，所以有人常以冷眼看着我身上的這些髒東西。然而這種可憐像，有的人看了還會表示無限的同情，我雖是瞎了眼的人，但是額角卻很寬，口含微笑！牽我到學校去的那人和我的步法是很穩健的，沒有絲毫超前落後的窘狀，我的像貌也全不像普通一般瞎子那樣的黑醜，好多人最初卻很輕視我，但看見我坐在課室裏很用心地聽教師講書，不怕困難，也不燥急！一般小孩都迷着玩遊戲的時候，我卻沒有心緒去伴着他們玩。

我親愛的女兒呀！我對你敘述我的這個生活階段，希望你能認識牠，就像我所認識的那樣。但  
是你九歲時所看見的一切生活卻都是幸福而美滿的。

你父親過去生活的情形是這樣的，一年以內，祇吃一種食物，早晨所得的食品同晚上所得的差不多，但他並不著急訴苦，也不胡思亂想！總是忍耐順受。我親愛的女兒呀！倘若我這般不幸的命運，使你在一天之內吃了像他那樣的一種飲食，那末，你一定要向你母親訴苦，要她給你喝一杯藥水下去消毒的，同時還要去請醫生來診治的呢？



的確你父親在一星期或一個月之內，祇是依靠學校內所發給的乾麵包充飢。啊！但願當時所得到的乾麵包，不要被碎石，硬皮，蟲豸遭踏過。

有好幾個月，我都是用乾麵包去蘸黑蜜來吃，你不懂得黑蜜是什麼？最好不要使你知道。你父親的生活，雖然這般辛苦，但他對求學的生活，卻孜孜不倦地感覺興奮，他雖已受過物質的壓迫，但是他的精神卻很愉快，一年過去了，纔回家去看望父親，父親一見面就問關於學校內的飲食和生活的狀況！我總是虛構一些若有若無的話來回答他，就像我常對你講述那些玄妙的故事一樣。我常報告我父親說學校生活是異常舒適而美滿的。我對我父親撒謊，並不是本性所愛好，祇是因爲預防他們兩位老人不要鄙棄我在學校裏的生活罷了。同時和我相處的大哥也不願使父親知道他連那些每天祇飲少許牛乳的人的生活都不如的生活。你的父親在十三歲時所過的生活就是這樣的。

竟許你要問我那怎樣度過的，我的像貌怎樣會變成受人歡迎的，不使人輕視？怎樣我能慶祝你和你的姊妹們的舒服的生活？怎樣我會使很多人，起了譏諷、憎惡和忌恨！又在另一些人的

心中起了喜愛、尊敬和興奮？若是你問我怎麼由那種苦景況而變成這種好景況，我不能回答你！但是那裏有一位人，她可以回答你，那你就求她告訴你好了。（那就是你的母親）

你認識她嗎？你看一看她吧！她是亭亭玉立在你床前默想的天使，她撫慰着你在迎接安靜的夜間，使你入了溫柔的夢鄉！在晨光曦微中，她又恬謐地站在床前，使你快樂地迎接了明亮的白晝。可不是你在夜間的安寧，白晝的歡悅，完全是這位天使贈給你的啊！我親愛的女兒！確實這位慈祥的使者，已使你父親由不幸而變成吉利，失望變成希望，貧窮變成富貴，厄運變成幸福。

這樣看來你父親所欠酬勞這位天使的債，就不亞於你的了。我親愛的女兒啊！我倆應當合起來去償還這種日積月累的重債。

然而姑無論怎樣盡心竭力地去繳付，終難以達到理想的地步的。

一九四六，九，修訂於印度洋中。